

古今



第七期



古今

合訂本
第一冊

本刊出版以來，倏已半載，銷行之廣與夫讀者愛護之切，俱非初辦時意料所及。中間有數期因印數略少，致向隅者甚多，函索補購者，紛紛不絕。本社為彌補此項缺憾起見，特訂製合訂本，既便保存，又便閱覽，而訂製精美，猶其餘事。惟訂數不多，至今僅餘數十冊，欲購者請即日賜購為幸。

定價：每册拾伍元（郵費在內）

經售處：國民新聞社營業科
上海靜安寺路一九二六號

古今合訂本第一册要目

汪精衛	革命之決心	周黎庵	談清代的太監
周佛海	苦學記	談明代的妓女	
梁鴻志	愛居閣雜談	關於珍妃	
江亢虎	題北極閣記游圖	何海鳴	談神曲
周作人	記蔡子民先生事	夏曼	記華商晚報
朱樸	四十自述	胡文虎與吳島日報	
	蘇遊散記	香港的雜誌	
	談諸葛亮	童家祥	記嚴範孫先生
羅振玉	雪堂自傳	流兮	關於沈萬三
吳昌綬	甘遜村居日劄	華皎	紅樓夢言語及風格
左筆	記周佛海先生	魯昔達	
經堂	康有為與梁啟超		
	談汪容甫		
	記愛居閣主人		
易伽	郁達夫與王映霞		
許斐	齊白石		
精冠	靈魚		

古今第七期目次

先退庵公宦蹟圖殘册後記	梁鴻志 (二)
甘遜村居日劄 (三)	吳昌綬 (三)
龍堆再拾	魯昔達 (六)
四庫瑣話 (之二)	庾持 (一一)
海藏樓詩的全貌 (上)	陳寥士 (一六)
論從容就死	紀果庵 (二〇)
賦得廣州的吃	柳雨生 (二四)
光緒帝與那拉后	陳亨德 (二八)
記聯聖方地山	邱艾簡 (三五)
香港戰爭目擊記 (下)	靜塵 (三七)
編輯後記	編者 (四〇)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九月一日出版

社長 朱 樸

主編 周 黎 庵

發行者 古今月刊社

通訊處 南京邀貴井時代晚報社
上海靜安寺路國民新聞

印刷者 國民新聞圖書印刷公司
上海靜安寺路一九二六號

總經售 國民新聞圖書印刷公司
上海靜安寺路一九二六號

本刊月出一册 零售每册新法幣一元五角

廣告	後封	面	五	百	元
正封	裏頁	後封	四	百	元
裏頁	裏頁	裏頁	一	百	五十元
全頁	全頁	全頁	二	百	元

國民政府 登記證滬誌字第七六號
公共租界 登記證C字第一〇一二號

先退庵公宦蹟圖殘冊後記

梁鴻志

光緒戊戌己亥間。余年十六七。嘗從福州再从昆弟家得見曾大父退庵公宦蹟圖冊數十幅。幅圖記參半。圖出誰何手不可知。而記則公自書所歷者也。當時記得一幅。道光間公開府廣西時事。圖中畫越南遣使入貢。陳方物于庭。使者三數人。衣中國古衣冠。蒲伏階下。巡撫堂上南而坐。布政使以下。道府州縣官咸左右侍。極希皇威重之觀。蓋貢使入中國。先至桂林。參拜疆吏之盛典也。自余之初生。越南已不隸藩屬。及觀是圖。勃然動容。有國家今昔之感。越二十餘年。歲在癸亥。余再歸福州。求觀是圖。已不可復得。閱肆見殘冊四幅。賈者知爲吾家物。故昂其直。余既留之。未幾。又得一幅。迹其餘。則無有。蓋散佚於外者亦已久矣。夫是圖之作。不詳何年。然必在道光二十二年公再度歸田之後。距今八十餘載。僅存五幅於閒擺冷肆間。不及原冊什一。爲子孫者。不能愛護先澤。思之心痛。而當時所繪。如越南貢使類者。亦復不止一事。圖記既佚。則文獻無徵。抑亦留心國故者之所深慨也。今所存五圖。一塞垣跋馬紀。嘉慶二十五年公直軍機隨扈木蘭事。一江漢行春。爲道光三年守荊州時勸農之儀。一淮浦修防。則翌年任淮海道時治河之績也。一吳淞視工。事在道光七八年。公官江蘇布政使。首倡濬江以興水利。別有吳淞濬江圖。繪公及陶文毅(澍)陳督部(鑾)之象。蓋其時陶方巡撫江蘇。陳則蘇州知府也。今榻本僅有存者。一蘇台督賑。事在道光十一年。公以布政使總其事。所活災民。蓋六十萬人云。嗟乎。之五圖者。雖非完帙。而前代典制之精。先人政學之微。粗具於是。後世子孫。什襲而覽觀之。欲述祖德而廣舊聞。亦足以窺見崖略矣。

編者謹按：長樂梁氏，世代禮職，本文所述之退庵公，蓋諱章鉅，字莒林，清嘉道間以名進士徵歷中外，歷仕至江蘇廣西巡撫，所至有政聲。官禮曹尤久，熟諳南省掌故，著有「南省公餘錄」「浪蹟叢談」「歸田瑣記」等書云。

甘遜村居日劄 (三)

吳昌綬 遺稿

江都黃春谷承吉有夢陔堂集。又撰文說十一篇，三十餘萬言，未知有刻本否？孫芝房芻論，胡文忠曾刊行，當訪求之。(王子壽樞言已刻。)

定庵年譜應改之事。曾賓谷任兩淮鹽政在何年？葉小鸞眉子硯原題本事。湯雨生太夫人吟斂圖本事。碧城仙館飛燕玉印詩。沈旌庚詞三闋。顧澗蘋集。成均課士錄有先生試藝(王嘯龍說)。青陽王尙書有謚否？年譜中應補之事尚多，此其尤要者記之。

方崧卿校韓昌黎集云：「唐人書修似循，故修循字通用不別。」

阮文達擬立揚州府志圖說一門。圖說者，以一邑分四鄉，以四鄉分都圖。每一地保所管之地繪爲一圖，周回徑直，不過二三里耳。圖內爲說曰：東西南北至某處，有某山與何處相連，有某水某路，自某處來，自某處去。所管之地有某村某橋某廟某墓。聚十數地保之圖卽成一鄉，聚四鄉卽成一邑，一邑之圖說須以數十紙計，而城池廩宇街巷更在此外，此所以爲圖經也。嘗畫雷塘一地保之圖刻爲木板，印百紙呈太守，屬其頌之。令爲式。使各保呈此圖，遲之又久，卒無圖者。余路經堡城，呼其地保詢之曰：若其所管地圖乎？若見所頌圖式乎？地保曰：未之見也。縣吏匿其圖曰：各保如題圖式者，輸我錢若干，故至今未呈圖也。余瞿然而止，不敢再言。嗟乎，幸地保之未呈圖也，使再促之，未有不轉斂錢於村民者。弊之難防如此。昌綬案：雷塘圖亦見文達集中。此與真西山每保畫圖之法正同。竊意爲牧令者，必如此而後可知一境之事，然如文達及陸中丞言其弊亦有不易防者。要當加意籌之，而不假手胥役，庶有成乎？愛公必達撫黔，下十八事於所屬，責令州縣條呈以上彙纂成書，爲黔南志略一書，翔實簡當，亦此意也。汪龍莊說可相發明，亦當采錄。

乾隆三年，兵部侍郎舒赫德請改考試條款，鄂文端奏駁。

道光二十三年兩廣總督祁項奏三場策問，請特立五科考校。

三十年候補京堂張錫庚請開博學宏詞科。

同治元年刑部主事王柏心請開特科。知縣桂文耀貢士某均應詔陳言。

元年御史劉慶奏儒科省分，請另開薦辟一科。貢生黎庶昌條陳考校事宜。

光緒二十四年編修嚴修請開特科。禮部設改科舉章程。

二十四年兩湖總督張之洞條陳鄉會試改革事宜。

二十七年奉旨開特科。

又 奉旨廢四書文改用四書五經義

蔣彤編李申著先生年譜一卷暨陽問答二卷

李先生與鄧守之書：默深初夏過此得暢談。又得讀定庵文集。兩君皆絕世奇才，求之於古亦不易得，恨不能相朝夕也。

劉申受先生謨詩聲行未成而卒。先生子承寬介默深定庵屬陳君湖為之協理，稿乃寫定，見集中附識。

稽康高士傳，自混沌至管甯，凡百一十九人。見三國志王粲傳注引康傳。世說有司馬長卿等二傳均有贊。皇甫謐書似無

贊。

臨桂朱琦伯韓跋孔母孫孺人墓誌，仁和龔定庵自珍此志最簡勁，梅伯言農部書後稱敘仲之賢皆其母孺人之教。又云，敘仲交廣而不濫，是為難也。琦與敘仲別十年，復見京師，酌酒論詩，座上客恆滿，敘仲信多賢友，而又能為其難者，與卷中題跋，多余舊遊海內賢豪長者，豐才博聞之士。嗚呼，梅龔二先生死矣，覽茲遺刻，不獨賢母遺徽，邈不可及，而於友朋離合死生之感，亦不能無慨於中已。咸豐七年六月。

墨林今話卷十六，戴竹友太守延祈，休甯籍，寄居吳門，嘗校定宋六十家詞，擬付刊行世，刊十之二中止。嘉善黃霽長太守，素與君善，頗有意成之，而費甚鉅未能決也。

西湖釋菘玉讓山話墮三集甘墩村看桃花：爇煙烘朝日，晴霞絢春空。花遊正是時，况有詩人同。三船平底船，小泊花陰重。花光詢明媚，里瀆無說逢。我來亦云暫，管領漸村農。斷岸橫短橋，復與人境通。一簇爛漫開，落英繽紛紅，卻疑在畫里，頻入回文中。卽事多所忻，言歸毋匆匆。

按諸家多作甘墩，作甘遜者，阮文達詩一見耳。當考諸志，以實其名。

一官匏繫，不得窮訪空谷，親質方聞。璋編瑛裘，豈絕天壤。輟翰相思，屏營為已。性非彊記，家鮮儲書，掌錄徒動，

汗青難信。

匠石運斤，久忘其質，伯牙撫弦，惘乎有餘。

葉水盛，字子沐，涇縣人，明萬曆中以御史巡視浙江鹽政，疏請許商人占籍應試，有葉玉成全集四卷，附鄉會中式錄一卷。所載至本朝康熙某科，蓋後人增入，見九九消夏錄，曲園老人曾見其書，記此以埃假觀。

桃溪客語，仁和卓去病先生，少負經濟才，常以天下為己任，舉萬曆壬子鄉薦，歷工部員外郎，左遷大同府推官，罷歸，年七十餘卒。去病洪口經術，口口口詩經春秋辨義。予嘗得易學凡五十卷，蓋其精究易旨，而尤詳於象數之學。昌綬案：先生名敬。易學一書，後在獨山莫子總徵君所，此鄉先詰遺書，亟當搜訪刻之。

王延年補通鑑紀事本末豐順丁氏有之，張星曜通鑑紀事本末補後編五十卷亦在丁氏，中書典故八卷見稿西雜記，陳芳生先憂集五十七卷

見東湖叢記，補題考其全書之一也，杭董浦續衛氏禮記集說。

右皆鄉先詰遺書之尤要者記之。

橫艾攝提格之歲，病起觀書，有得輒記。第引其端，不能詳盡也。

甘肅村萌自識

龍堆再拾

魯昔達

我寫龍堆雜拾，在半年以前；那時不過是一時興到，便爾涉筆。換一句術語說，即「爲藝術而藝術」的寫法是也。雖然這種不成樣的东西，難得稱爲「藝術」。不料時至今日，人事已非，因而執筆的心情也就改變。雖然所寫的东西，仍舊是那樣的物事，不過這心情大有不同了。也許文字之中，漸漸減去了浮燥之氣，而多添了些蒼涼的情調罷。辛稼軒詞有云：「少年不識愁滋味，愛上層樓，愛上層樓，爲賦新詞強說愁」，這恐怕也算少年文人的一般的心情。現在怎樣呢，哀樂漸逼於中年，歷經憂患，匪可言說。「而今識盡愁滋味，欲說還休，欲說還休，却道天涼好個秋。」這「欲說還休」的滋味，我真是非常痛切的感到了。我絕不願效法古來多少文人，遇見一些小事，就大發牢騷，好像上下古今中外的委曲都叢集一身，非說出來令普天下才子同聲一哭不可。不過今天執筆來草這一篇東西，在我個人的確是一個永遠的紀念，值得一記者也。

上次曾說到李後主是個懂得風雅的皇帝，我實在很喜歡他的爲人。然而這並不是全部的原因。因爲，丁此衰世，提起風雅來，往往不禁令人痛心。他還另有一點可愛的地方，就是天性的特別豐富。這裏所謂天性，是指忠厚、善良……一些特點。晉惠帝於荒年之際，教人何不食肉糜，大爲後世所譏笑。我對這事素來頗爲不平。其實這正是他的老實之處，肯說實

主所爲「披瀝盡」官人屢叙周云：

「風情漸老見春羞，到處銷魂感舊遊；多謝長條似相識，強垂煙穗拂人頭。」

這一首詩我非常喜歡。可以見後主的深厚的人情味。而一種纏綿之致，尤可愛玩。

蘇東坡仇池筆記批評後主的書法云：「僕嘗論蔡君謨書爲本朝第一，讀者多以爲不然。或謂君謨書爲弱，殊非知書者。若江南李主外險而中實無有，此真所謂弱者。以李主爲動，宜以君謨爲弱。」看這裏所說後主的書法外表總是很奔放而雄勁的了。南唐去晉唐未遠，所以內府所藏的鍾王墨迹最多，令僕儀掌之，國破之日，盡焚無餘，爲文獻一大劫。

他所自製的文具，更是名重一時。尤其有名的是「澄心堂紙」。碑史類編云：「建業澄心堂，即今內橋中兵馬司遺址也。李後主時，製紙極光潤滑膩，往往書畫多藉之。」

七修類稿云：「陳后山以爲膚如卵膜，堅潔如玉。」梅聖俞詠之云：「李主用以藏祕府，外人取次不得覩。城破猶存數千幅，致入百朝誰謂奇。漫堆閒屋任塵土，七十年來人不知。」可見宋時尚存澄心堂舊紙。蘇東坡詩云：「詩老囊空一不留，一番曾作百金收。」則已視爲奇貨。故宮多存舊高麗紙，以之影印書畫，於此差近。

後主知音律，曾自撰「念家山」一曲，既而又廣之爲「念家山破」，未幾國除，當時人以爲識。吳梅村詠董小宛有一句詩，「念家山破定風波」，郁達夫青島雜事詩云：「唱破家山飾太平」，皆用此也。

南唐三世只有禪祖算是開國的英主，中主也是有名的詞人，已經不是

話，而富於同情心。比起一般飽飯肥甘而對在飢餓線上掙扎的朋友大說風涼話的东西來，實在不知要高明了多少倍。而世人不察，拿來作爲笑料，實在是大可悲哀的事。

後主天性寬恕仁孝，陸氏南唐書記云：「嗣位初，屬保大軍興之後，國削勢弱，帑庫空竭。專以愛民爲念，蠲賦息役，以裕民力。……憲司章疏有繩糾過許者皆廢不下。論決死刑，多從末減。有司固爭，乃得少正，猶垂涕而後許之。」這些事在「法家」看來，不過是婦人之仁，沒有什麼道理。不過我却很重視它。因爲這是爲「人」的一個非常重要的要素。缺少了這個，不論其餘有何殊勝，便亦無足觀耳。「殂聞至江南，父老有巷哭者」，正是當然的結果。王靜安論詞別具隻眼。他說「詞至李後主而眼界始大，感慨遂深。」這是要用深厚的感情作底子的。其他的詞人，或者會作綺語，或者說些俏皮話，其不能偉大，亦正是當然。

後主善書畫，記載散見於古今各種書畫史的記錄中。他寫的字是豪放一路。據觀北雜志記云：「南唐李後主謂善書法者各得右軍之一體，若虞世南得其美韻而失其俊邁，歐陽詢得其力而失其溫秀……」後面略去者多批評名書家之語，觀此可知後主頗知書法。他自己的字現在似乎還有真蹟流傳，往日曾見影印本，大草類岳武義草書。至於認辨則見後錄所引後守成的人材了。雖然幾次想擴充地盤，結果往往在是受了個大敗仗，不無沒有結果，反而喪失了國民的自信心，以致裨將也有反叛的了，弄得舊地盡失。後來又開罪於後周，保大十四年正月周世宗親征南唐，破滁州，中主求和，願以兄事周，結果不理，甚至削去帝號請爲外臣都不許，還是努力打了一仗，把周世宗趕回去。不料明年周師又來，南唐還是不行，降將甚多，那原因當然是因爲中主根本不是治軍的人，後來納貢稱臣，失盡了體面，現在先抄一段降表裏的話來看一下：

「八月辛丑（中興元年），太府卿馮延魯，衛尉少卿鍾謨自江南使回，李璟手表來上，手表者蓋李璟親書，以表其虔懇也。表云：皇帝陛下賜異常之顧，垂不世之私，外雖君臣，內若父子，然天地之功厚，實父母之恩深，然而子不謝恩於父，人且何報於天。……」（周世宗實錄）。這實在已經很不像樣子了，這里有一段非常有趣的故事：

「陶穀學士（周兵部侍郎）奉使，恃上國勢，下視江左，辭色毅然，不可犯。韓熙載命妓奏弱蘭詐爲驛卒女，每日弊衣持帚掃地，陶悅之，與狎，因贈一詞名風光好云云。明日，後主設宴，陶辭色如前。乃命弱蘭歌此詞勸酒。陶大沮，即日北歸。」（南唐近事）

這可以說是外交上的新手腕，爲別國人所不會運用過的也。建隆二年中主遷都洪州。那理由是：「建康與敵隔江而已，又在下流，敵兵若至，閉門自守。借使外諸侯能救國難，即爲劉裕陳霸先爾，今吾從豫章，據上流而制根本，上策也。」其實還是畏敵勢逼而出此。這種舉動在一般知識的國人，却並不贊成。「江南野史」記：「嗣主擊南昌，既至星子渚，復召（史虛白）至問曰：處士隱居，必有所得乎？對曰：近得

漁父一聯。乃命誦之，虛白曰：風雨揚却屋，渾家醉不知。嗣主聞之爲之變色。賜粟帛遺還。」中主自己也常鬱鬱不樂。「江表志」引中主詩二斷句云：「鸞梳思浩渺，老鶴憶空同」，蓋即表示此一種意思也。結果還沒

有來得及還回，即已病死。

這時宋太祖的事業已經很成功了，差不多中原已經鼎定，只差四邊的一些小國還來不及收拾罷了。後主即位以後，對宋是執臣子禮的。不過自己却還是開起門來作皇帝。宋太祖在襄長莫及之際，也只好眼開眼閉的假作看不見。五國故事記有笑話一則：

「初，煜建隆二年七月廿九日襲僞位於金陵，因登樓建金鷄以肆赦。太祖聞之大怒，因問其進奏使陸昭符。符素辯給，上頗憐之，是日對曰：此非金鷄，乃怪鳥耳。上大笑，因而不問。」

後主見宋使穿紫袍，等到回來以後，還是穿他的皇帝衣服，這許多掩耳盜鈴的辦法，實在不免可笑。

後主的風流韻事，多見於所作小詞中。他與小周后出會調情諸作，都異常有趣，知者尚多，所以這裏不多引用。他描寫少女的姿態，真是活生生地呼之欲出。如「眼色暗相鉤，嬌橫波欲流。」「刻襪步香階，手提金縷鞋。」這些都是白描的好句子。而他的另外一首「玉樓春」，是寫他少年行樂的光景的。末兩句是「歸時休放燭花紅，待踏馬蹄清夜月」，我讀了頗得到了一種感興，和徐志摩作的那一篇記康橋的文字頗爲相近。

大周后是懂音樂的。於是與後主每天在紅梅花叢中的小亭子裏面行樂。唐詩楊玉環的那有名的一曲霓裳羽衣曲，自從天寶亂後，就已經散佚不傳了，後主得到了原譜，不過還未盡善，「后擬變易此譜，頗去注注，繁

之員，賦賞資來。未及境，例差官押伴，朝臣皆以辭令不及爲憚，宰相亦難其選。請於藝祖。玉音曰：姑退朝，朕自擇之。有頃，左端傳宣殿前司，具殿侍中不識字者十人以名人，宸筆點其中一人曰，此人可。在廷皆驚，中書不敢請，趣使行。殿侍者慌不知所由，不獲已，徑往渡江。始宴，騎省詞鋒如雲，旁觀駭愕。其人不能答，徒唯唯。騎省巨測，強聒而與之言。居數日，既無與之講，騎省亦倦且默矣。其不戰而屈人之上策歟。」

這個作法頗似武俠小說中所稱賞的那一套歌功的形意拳，無論對方用了怎樣的力氣，却不過是打在運了氣的肚皮上面，結果是白費，太祖蓋亦深知此中奧秘者乎？

南京是中國的古代名都，也可以說是佛教的勝地。自梁武帝餓死臺城，而齋誦佛說不絕以來，蓋已久矣。南唐後主亡國的原因，一部份也就是喫了佞佛的虧，因留下了不少慘痛的遺跡。最著名的自然是「小長老」。

陸書浮屠傳記云：

「開寶初，有北僧號小長老者，自言募化而至，多持珍寶怪物，賂貴要爲助，朝夕入論天宮地獄果報之說。後主大悅，謂之一佛出世。服飾皆練金絳羅，後主疑其非法，答曰，陛下不讀華嚴經，安知佛富貴？因說後主多造塔像，以耗其帑廩。又請於牛頭山造寺千餘間，聚徒千人，日給盛饌。有食不盡者，明旦再具，謂之折倒。蓋欲造不詳語以搖人心。及宋師度江，即其寺爲營。又有北僧立石塔於采石磯，草衣糞食，後主及國人施遺之，皆拒不取。及宋師下池州，繫浮橋於石塔，然後知其爲間者。」

這種利用和尚作第五縱隊的戰略，也已經是古已有之的了。戰前會有外國異僧來華掛單，惹起國際警界的注意。觀此當益信其有來由矣。

手新聲，清越可聽。……中書舍人徐鉉聞霓裳羽衣曰，法曲終慢，而此聲太急何耶？曹生曰：其本實慢，而宮中有人易之，然非急微也。」

乾德二年，因爲國用匱乏，所以鑄鐵錢，實行通貨膨脹，結果物價大高，民不聊生。

小周后在大周后寢疾之時，就已經入宮了。陸氏南唐書記云：

「初后（大周后也）寢疾，小周后已入宮。后偶寢覺見之，驚曰：汝何日來？小周后尚幼，未知嫌疑，對曰：既數日矣。后悲，至死而不外向。後主過哀以掩其迹云。」這事的真確與否，不可得知，然陸放翁作南唐書在南宋，相去未遠，足見當時傳說之盛。而前所引的兩首詞，後人皆指爲小周后作，當亦不爲無因也。

南唐當時對宋的態度，一方面是畏懼，而另一方面却是看不起。自己以爲是文化高的所在，而居於黃河流域的宋朝，則是野蠻的人種。所以常想在文詞上佔些小便宜，賣弄一下，阿Q的神氣十足。這裏有兩件事可引：

陸游入蜀記：「戒壇寺古謂之瓦棺寺，……南唐後主時，朝廷遣武人魏丕來使。南唐意其不能文，即宴於是閣，因求賦詩。丕攬筆成篇，末句云：莫教雷雨損基局。後主君臣皆失色。」

這一段事頗可信。因爲那令人失色的一句詩，的確作得聲勢異常雄渾，無怪後主君臣喫嚇也。這種取笑反得辱的作法，恐怕比那要顯弄女婿的文才而要求作滕王閣序的某公更要不及了。

另一則事見岳珂的「程史」：

據江南野史所說，這小長老還是與出賣李後主的樊若水勾通了。樊若水有圖日，樊若水與江氏子共謀，江年少而黠，時李主重佛法，即創製投法眼禪師爲弟子，隨逐出入禁苑，因遂得幸。法眼示寂，代其住持建康清涼寺，號曰小長老，眷渥無間，凡國中虛實盡得之。先令若水走謁下獻下江南之策，江爲內應。」

至於兵臨城下以後，後主請小長老發揮法力，則更令人憶起清末庚子時之求救於大師兄來。

金陵受圍，後主召小長老求助。對曰：「北兵雖強，豈能當我佛力？登城一應，圍城之師爲之小却。後主真以爲佛力，合掌歎異，厚賜之。」這裏小長老與北兵之有連系，似乎已經十分明白了，然而後主並不了悟，還「下令軍民，皆誦救苦菩薩，聲如江濤」。這種描寫雖然過份一些，然當時的情形之糟也可見一斑了。後「未幾梯衝壞城，矢石亂下如雨，倉皇復召小長老，稱疾不至。始悟其姦，殺之。」這麼一說，似乎小老長的法力不行了，不過也還有異說，據後錄說小長老「又以計免而歸」。我看這才像近代的間諜行徑呢！

陸書又記一事，頗足資笑噱。「僧尼犯姦淫，獄成。後主每曰，此等毀戒，本圖婚嫁，若冠拜之，是中所所欲，命禮佛百而捨之。」這不免大殺風景，不能使善男信女結香火因緣，實可惜之甚矣。至於墨莊漫錄所記：

「王師攻金陵垂破，後主倉皇中作一疏，歸於釋氏，願兵退後許造佛像若干身，菩薩若干身，齋僧若干萬員，建殿宇若干所，數多而字紳，蓋危窘中所書也。」則與相傳後主作臨江仙未就而城破之事相類了。這未完

的詞就是「櫻桃落盡春歸去，蝶翻輕粉變飛。子規啼月小樓西，玉鈎羅幕，惆悵暮烟垂。別巷寂寥人散後，望殘烟艸低迷……」也。

後主既失國，遂與子弟及官屬四十五人歸宋，除了臨別宗國，吟了那「鬪揮淚對宮娥」之外，還有如下這首詩：「江南江北舊家鄉，三十年來夢一場。吳苑宮闈今冷落，廣陵臺殿已荒涼。雲籠遠岫愁千片，雨打歸舟淚萬行。兄弟四人三百口，不堪閒生細思量。」到汴梁後，白衣紗帽，待罪於明德樓下，封爲違命侯。

這以後，後主所遇的就是「以眼淚洗面」的日子，而他的幾首不朽的詞，也多作於此時，直至作了那首「小樓昨夜又東風」的詞以後，爲太宗賜牽機藥毒斃，結束了他的悲劇的生涯。這許多事一向爲大家所熟知，所以不多說。不過對於小周后的結末，我曾輕略作調查，作過一篇雜記，現在拿來作爲本文的結束：

「據說崇禎帝自殺以前，用劍要刺死他自己的女兒，女兒說，我沒有該死的罪，崇禎帝說你生在我家就是罪。我們同樣可以說李後主作個詞人倒是滿出色的，可是，「可憐薄命作君王」，於是就倒了楣了。

「南唐在未亡國以前，就很不像樣子了，後主自去帝號，納貢，還得遣弟從善到汴梁爲使，被留不返，於這從善妃屢詣後主泣，後主聞其至輒避之。因而後之好事者把從善妃改爲小周后，就有了默記的傳說：「小周后隨後主歸朝，封鄭國夫人，例隨命婦入宮，每一入輒數日而出，必大泣罵，後主多宛轉避之。」

「現在無不論這是否小周后，「命婦入宮」的事總是可信的了，於此可見宋太宗也並不比明太祖高明，與當時臣僚的苦狀。男人爲奴，女的歌

四庫瑣話 (之一)

編纂四庫全書的主要目的，就是在收集了自古迄今的「違禁」書籍來

一個大檢閱和大毀滅。上文所說大抵是徵書的情形和附帶而來的文字獄事件。這裏就緊接着來談一談刪剪的手段和改易的技倆。那手續是相當周密的。大概先由各省地方官搜集的書籍，陸續交與布政使，由他來彙齊，申詳到督撫處去。再交到專門的局裏去，在這個局裏，再由督撫會同藩臬兩司，率同司員詳加校閱，他們所作的工作，是訂定何者應當全燬，何者應當抽燬，來一個詳細的統計，做成報告。奏進中樞，然後再將這些贖物，包封運京，送到軍機處。

然而這種彙齊以後再呈進的辦法也是有例外的。如果是發現了特別有違礙的書籍，那麼該督撫等就要神志昏迷，或者大喜過望，等不及彙齊，先把它送進去了。

「前據高晉奏繳違礙書籍內，有九十九卷一書，計四本，係明人顏季亨所撰，其中詆毀之處甚多，較尋常違禁各書，更爲狂悖不法，隨即銷毀。但此書既已流傳，必不止此一部，着傳諭薩載楊魁於江省再行切實搜查，如有續行查出者，即封固送京，不必俟蒙同他書奏繳。並應查此書有無刊刻板片，一併起出解京。並恐各省亦有傳布收藏者，着傳諭各督撫，一體嚴查，盡數解京銷燬，勿使片紙隻字存留。」

身。太平盛世的代價真也不小。元朝人還畫了一幅春宮，曰「宋太宗強（或作通）幸小周后圖」。野獲編與見只編都對原圖有詳細的記載，跡近性史，所以不抄了。有詩一首云，「江南剩得李花開，也被君王強折來，怪底金風從地起，御園紅葉滿龍堆。」這裏說宋太宗作的夢要由金人來報復，如同德伯家武士的祖先作了夢須台絲來遭殃相同。一種宿命論的思想。然而事實也未必不然。我們睜了眼睛一看，就可以知道歷史的可怕也。」

三十一年六月二十七日

附記

前所引我自己的筆記，係兩月前所記。現在因爲尙有餘紙，所以將未收的記載仍附于下：

張宗補題小周后提鞋圖云：「北征他日記匆匆，今復珠翹鬢染工，一自宮門隨例入，爲渠宛轉避房櫳。」

見只編：「余嘗見吾鹽名手張紀臨元人宋太宗強幸小周后粉本。后戴花冠，兩足穿紅襪，襪僅至半脛耳，裸身憑五侍女，兩人承腋，兩人承股，一人擁臂後，身在空際。太宗以身當后，后閉目轉頭，以手拒太宗頰。」

野獲編：「偶於友人處見宋人畫照陵幸小周后圖，太宗頭戴幘頭，面黝色而體肥。周后肢體纖弱，數宮人抱持之，周后作蹙額不能勝之狀。」

按上二記所言悉合，足見當日果有此圖。宋太宗逼幸降王國后，還令人圖之，以垂久遠。可謂謂事。即使該圖爲「藝術家」想像之作，也可以看出他們對這事發生的興趣，是多麼濃厚。如不稱之爲藝林佳話，不可得也已。

庾持

這是十全老人在乾隆四十三年十二月初九日下的上諭。

這種違礙的書籍，自然以明末清初所有的爲最多。當那個天翻地覆的時代，身爲讀書種子，自然口中筆下會有不少不快的話發出來，這種不中聽的話，不是痛罵就是酸得十分的議論，在「明主」的眼裏當然是「大不謂然」的。再溯上去，宋末元初之際，這些東西也不少。雖然清朝與女真的金，並無若何血統上的關係，可是看「同志」的面上，也不得不勉爲盡力。而且「對了和尚罵禿驢」，凡在「人類」，如何可漠不相關呢？這裏就有過一個好例，在張元濟先生跋宋晁說之嵩山文集中，在「且介亭雜文」中，也有所說及，至於再上去就比較保險，到了上古，雖然也有黃帝蚩尤事件，究竟太古了，比較可以安心。雖然蚩尤是否赤化之尤，如吳子玉大帥所說，還沒有由考古家查證出來，那麼上古的書籍，是否也會有違礙，在這裏也只好加以保留。

嵩山文集的「負薪對」，用舊抄本和四庫本對校之餘，就有不少妙處。我們不多重抄，只擷取一二，加以點染，也就夠有趣了。

舊抄本有句云：「金陵以我疆場之賊無狀，斥堠不明，遂豕突河北，蛇結河東。」四庫本則作：「金人擾我疆場之地，邊城斥堠不明，遂長驅河北，盤結河東。」加以對勘，就知道「賊」字改爲「人」字，「豕突」

改爲「長驅」，「蛇結」改爲「盤結」了。當然，說別人是賊，豕，蛇，自然非「君子」所宜有，大有阿Q氣息，這是中國人一向的脾氣，也本難怪，可是易賊爲人，這種着眼不高的辦法，也不免陷於阿Q的作風。殊非初入中原的一個年青的民族所宜有。我想這些事一定是儒臣們的業績，如果照了主子的意志，爽快快快，全部燒燬完事。雖然是同一摧殘，那作風之不同就如此！

可是儒臣們也究竟怕煩，遇到了繁複的處所，一一改正，那裏有這樣的閒情，於是整段的刪去了。準以上所云，這也並非是什麼豪爽，不過是屬於根性的幫閒的偷懶而已。

至於主子所要全燬的東西呢，那就是明末的武臣，其最觸霉頭者，則錢謙益也。

「明末諸人書集，詞意抵觸本朝者，自當在銷毀之列。：如錢謙益在明已居大位，又復身仕本朝，而金堡屈大均則又遁跡緇流，均以不能死節，視顏苟活，乃托名勝國，妄肆狂猜，其人實不足齒，其書豈可復存？自應逐細查明，概行毀棄，以勵臣節而正人心。：又彙選各家詩文內，有錢謙益屈大均輩所作，自當刪去，其餘原可留存，不必因一二匪人，致累及衆。」（乾隆四十一年十一月十七日上諭）

這裏有一個微倖者，則是吳梅邨，他是明遺臣，入仕清朝，而常作些頌懷故國的詩文，與錢謙益齊名，又是復社的巨子，結果却並無關係。我有一部原刻的「吳詩集覽」，在布函的裏面就貼了小小的一張紙頭，有如前幾年「子夜」後邊的鋒版的「檢查證」一般，文云：

「江蘇布政使吳梅邨詩集一覽」

十七日諭云：

「彼時直臣如楊漣左光斗李應昇周宗建繆昌期趙南星倪元璐等，所有書籍：即有一二句傷觸本朝，本屬各爲其主，亦只須酌改一二語。：近復閱江蘇應燬書籍內，有朱東觀編輯崇禎年間諸臣奏疏一卷，其中多指言明季秕政，漸至瓦解而不可救，亦足取爲殷鑒。雖諸疏中多有乖觸字句，彼皆忠於所事，實不足罪。惟當酌改數字，存其原書。」

四十六年十月又諭云：

「歷代名臣奏疏向有流傳選刻之本，四庫全書內，亦經館臣編次進呈，其中危言讜論，關係前代得失者，固可援爲法戒。因思勝國，去今尤近。三百年中，蓋臣節士，風節偉著者，實不乏人。跡其規陳治亂，抗疏批鱗，當亦不亞漢唐宋元諸臣。而奏疏未有專本，使當年繩愆糾繆，忠君愛國之忱，後世無由想見，誠闕典也。：則諸人奏疏，不可不亟爲輯錄，除明史本傳外，所有鈔入四庫全書諸人文集，均當廣爲蒐採，莫集爲編。即有遺礙字句，祇須略爲節潤，仍將全文錄入，不可刪改。此事關係明季之所以亡，與我朝之所以興，敬念之分，天人之際，不可不深思遠慮，觸目警心。」這說得是多麼冠冕堂皇，然而實際豈堪問乎？

至於毛奇齡詩話中有：「清師下浙」之語。奇齡係康熙鴻博翰林，並非身事前朝，未仕本朝者，不應書清師，當改稱「大兵」「王師」字樣，這些小地方看似瑣細，然可以見到仔細得很。

四庫館查辦遺礙書籍條款

一 吳偉業梅邨集首奉有

御題其綬冠略等書亦並無遺礙字句現在外省一律擬

毀蓋錄與錢謙益並稱江左三家曾有合選詩集是以牽連並及此類應核

定聲明勿庸

毀銷其江左三家詩論南三家詩內如吳偉業梁佩蘭等詩選亦並抽出存

留（直隸省於乾隆四十六年四月十七日准咨）

這種文獻在我看來是頗足珍貴的。有如馬匹屁股上的一塊塊烙印。隔時既久，漸易忘却，但又可常撫舊創也。

還有一種刪除的藉口，則是搬出了衛道的架子來了。十全老人要管文人吊膀子的詩文閒帳，真可謂雅興不淺。東華續錄載有諭旨，是針對了清

朱存孝的迴文類聚補遺內所載美人八詠者：

「自玉臺新詠以後，唐人韓偓輩務作綺麗之詞，號爲香奩體。漸入浮靡，尤而效之者，詩格更爲卑下。今美人八詠內所列麗華髮等詩，毫無寄托，輒取俗傳鄙褻之語，曲爲描寫。無論詩固不工，即其編造題目，不知何所證據？朕輯四庫全書，當采詩文之有關世道人心者。若此等詩句，豈可以體近香奩，概行採錄，所有美人八詠詩，着即行撤出。至此外各種詩集內有似此者，亦着該總裁督同總校分校等，詳細檢查，一並撤去。」這裏皇帝而孔上又加上了一個道學家的面具，遂益覺其可厭耳。

當日刪書勝事，蓋猶不止此也。高宗在痛斥錢牧齋之餘，又要獎勵忠義，敦勵臣節。最著名的一件事，則當推其大捧關雲長君之諭旨。

「關羽在當時，力扶漢運，志節凜然，而史書缺載，並未載名。：要改

前些日子香港的出版物上盛行着「一種東西，或說之日「關天寶」，而謂之就是那些×××之類的花樣，也有用口口口的，倒頗與古書爲近。在高宗雷厲風行的大興文字獄之際，著作家與刻書者真是「苦矣」，疑神疑鬼，惶惶若不可終日，於是板片中挖去一些的就數見不鮮了。或者用同音的字來代替違禁字樣，高宗看了就大不高興，他說：

「前日披覽四庫全書館所進宗澤集，內將夷字改寫彝字，狄字改寫敵字，昨閱楊繼盛集內，改寫亦然。而此兩集中，又有不改者，殊不可解。『夷狄』兩字，屬見於經書，若有心改避，轉爲非禮，如論語夷狄之有君，孟子東夷西夷，又豈能改易？亦何必改易？且宗澤集所指係金人，楊繼盛所指係諸達，更何所用其避諱耶？因命取原本閱之，則已改者皆係原本妄易，而不改者，原本皆空格加圈。二書刻於康熙年間，其謬誤本無庸追究，今辦理四庫全書應抄之本，理應斟酌妥善，在謬誤等草野無知，照本抄謄，不足深責，而空格則係分校所填，既知填從原文，何不將其原改者悉爲更正？：除此二書改正外，他書有似此書，並着一體查明改正。」前人言明人好刻古書而古書亡，以於好改易行款，分割卷帙也，乾隆却要「代古人立言」，古人有知，寧不痛哭流涕！

經過如此大規模的工作以後，總統計一下，全燬書目有二千四百五十三種之多，抽燬書目四百零二種；銷燬書板目五十種；銷燬石刻目二十四種。至於每燬一書，可不止幾部，有多至數十百部者，銷燬總數當在十萬部左右。這全是先民的遺蹟，而且是一塊塊刻成板片，一張張摺印成葉，再一本本訂起來的。言念及此，真不禁痛心，其爲害之烈，實較秦火蠶魚爲猛烈矣。

如果拿一本舊書店的目錄來翻一下，在書名上邊如果發生了「禁書」字樣，價錢就會嚇殺人。在戰前，動輒百數十元，現在則動輒數千元了。前些日子在某埠見到一部明刻「眉公秘笈」藍綾黃封，還是明代原裝，價兩千元。這就因為它是禁書，不然像那樣一種「雜燴」，也實在沒有什麼大不得了。更有許多明清之際的野史，更多半是禁書，謝爾主著「晚明史籍攷」，洋洋數十萬言，然而也還不過是一部份，而這些東西，也多多是孤本秘笈，還有不少是歸諸存目的。其實拿了原書一看，其板刻之劣，書品之糟，甚至內容之蹩脚，大有一言難盡之概。而一登禁目，遂爾身價百倍。現在的舊書店老板，其實大可供起清高宗的長生祿位來，有如梨園行之於李三郎，實在並非玩笑之談。

像我們這些買不起禁書而又看不到禁書的人們，最大的悅樂，也不過是弄一本禁書目錄來翻翻。我有一冊叢書集成本的「全燬抽燬書目」「禁書總目」「遺燬書目」，小小一冊，正是舊書店主人的枕中鴻秘。一看那內容，明人集部，幾乎無所不包。有多少名稱，在我們幾乎是沒有聽過的樣子。在「梅村詩文集」下面，注云：「此種係國子監祭酒吳偉業撰，偉業詩才俊逸，卓然成家。曾蒙皇上御題褒詠，外省祇以其與錢謙益並稱江左三大家，因而牽連並燬，實無干礙，應請勿庸銷燬，惟卷首有錢謙益序一首，書一首，仍應抽燬。」

這兒就說得非常明白。所以有時有同樣的兩部梅村集，如果有一部是錢序未抽去的，那麼價就大貴，非另外一部所可及了。這些道理，真是非書店老板之流不能精通的。

四庫館中的書也頗多知名之士。除去正總裁官多由皇子充任及勳臣

無赫赫之功，然大抵是趨避自守，不肯以權勢自肆。洎張文和當國，風氣始一變，而文襄實承其衣鉢，士大夫之浮薄者，紛紛趨其門下，權勢赫赫，炙手可熱，國初諸老剛正謹厚之風，至是乃如闕文乘馬矣。裕陵之聰察，豈有不燭其隱者？文襄之禍實由自取。昔文和晚年，以致仕歸里，陸隴日要請宣布配享世宗廟廷之旨，致觸聖怒，下詔譴責，撤其配享。及其薨也，以配享為先朝所許，復下詔還之。其用意殆與此舉同，英主之駕馭臣工，真有非常情所能測度者矣。」

李君這裏說得很是幽默，其實就由我看來，十全老人的為人也的確十分小氣，有許多恩遇，常常是給了人家，又復收回，大有七擒七縱之勢。乾隆三十九年因為內監高雲從洩漏記名人員殊批記載事，牽及敏中，上諭謂：「自川省用兵以來，于敏中書旨查辦，始終是其經手，大功告竣在即，朕正欲加恩優敘，如大學士張廷玉之例，給以世職，乃事屬垂成，而于敏中適有此事，實伊福澤有限，不能承受朕恩，于敏中真不知痛自愧悔耶？因有此事相抵，于敏中着從寬免其治罪，仍交部嚴加議處。」

高宗拿了一些恩遇，與臣下斤斤論價，其態可掬，後來又賞他輕騎都尉世襲，死後使人賢良祠。後來就及因原籍財產發生爭執一案，借題罵之。然而還說「今既完名而沒，朕亦惟始終保全，以存大體，本無庸治其生前之罪。」到了五十一年三月就撤出賢良祠，降諭歷數其罪，末了有一段妙文：

「若賢良祠，為國家風勵有位，昭示來茲，盛典攸關，豈可以不慎廉隅之人，濫行列入，朕久有此心，茲因覽嚴崇傳，觸動鑒戒，恐無知之人，將以嘉靖為比，朕不受也。于敏中著撤出賢良祠，以昭儆戒。朕用人行

之外，其餘像紀昀的總纂官，永樂大典纂修分校官的戴震，邵晉涵；按辦各省送到遺書纂修官的翁方綱與朱筠；篆隸分校官的王念孫；也都知名一時，戴震還利用他的纂修官資格，有獨入中秘觀永樂大典的權利，在學術工作上大玩花樣。竊取趙一清水經注的校記，由他的弟子段玉裁揭開了一幕大論戰。直至最近大典水經注已經影印行世，事實才得大明。而且有其君在燕京學報上作了一個總批判，判決戴震的抄襲是實，真讓這位名震一時的樸學大師丟盡了面子。這也算是四庫館中一件逸聞。

還有一件事值得一述的，則是四庫館的正總裁官于敏中與清高宗的關係。于於四庫全書有奠基之功。乾隆廿五年以戶部侍郎入軍機，官至太子太保，文華殿大學士兼戶部尚書，為軍機大臣者二十年，後數年且為樞臣領袖，然李岳端「春冰室野乘」記云：

「金壇于文襄，在高宗朝為漢首揆，執政最久，恩禮優渥。輔臣不由軍功而錫世爵者，桐城張文和廷玉而外，文襄一人而已（新疆底定時，文襄以惟艱贊襄之勞，錫一等輕騎都尉世職）。然世頗傳其非考終者，云文襄晚年偶有小疾，請假數日，上遽賜以陀羅經被，文襄悟旨，即飲鴆死。往者聞萍鄉文道希學士談此，方以為傳聞之辭，絕無依據。比者讀武進管絃若侍御韞山堂集，有代九卿祭文襄文，中四語云：『欲其速瘞，載錫之葆；欲其目覩，載帽之衾。』乃知陀羅經被之賞，固當時實錄也。經被之為物，凡一二品大員卒於京邸者，例皆有之，并非殊恩異數，以文襄眷膺之際，身後奚慮不能得此，而必及其未死以前，冒豫凶事之戒，使其目覩以為快耶？此中殆必別有不可宣布之隱，故特藉南漢災異策免三公故事，以曲全恩禮，如孝成之於餐方進耳。國朝差正以前，漢大臣居政府者，雖

政，一秉至正大公，從不稍涉偏私，亦豈可意存過護。前明嚴嵩之發私憾，嘉靖非無聞見，第已用於前，不免過護，遂以釀成其惡。朕身受之知人之鑒，斷不使天下後世謂朕有為于敏中始終蒙蔽之名！刑賞踴躍，彰顯所繫，賞一人而天下知勸，罰一人而天下知懲，是以不得不明白訓諭，俾天下後世，咸知朕意，將此通諭知之。」

這可以作皇帝文的標本來看。指桑罵槐的罵人，還要給自己留一些地步。後來又奪其輕車都尉，五十二年因陸費墀的校對四庫全書不力，遷怒於原奏保人的于敏中，降旨大罵。就連生前所荐的人所校的四庫全書，也要由他來負責。因此一端，附紀于敏中氏遺事數則，亦可見十全老人之不可測也。

左列佳作將在本刊陸續發表

- 自反錄.....周佛海
- 拙政園記.....袁殊
- 談命運.....朱樸
- 漫談煙香館主人.....徐一士
- 題未定.....陶亢德
- 記金冬心.....鄭秉珊
- 朱竹垞戀愛事蹟.....吳詠
- 喬白巖守南京記.....何海鳴

海藏樓詩的全貌 (上)

陳寥士

一 同光體

什麼叫做同光體？簡單言之，就是清代同治光緒以來的詩人，不專宗盛唐，是和明代前後七子的強烈反映。明詩學盛唐，甚至學老杜，專襲皮毛，是一種優孟衣冠。在膚廓上，但堆砌了唐人習用的字面，內中沒有真性情，沒有作者的真實意思，同光體則不然。

時代和風氣，好像受着自然律的支配一般。往往在某一時代的詩人，他的作風，難免有共同的影響，這是無可疑義的。同光體的代表，當然要推陳三立和鄭孝胥。他們二個兩個互頭，就是代表剛柔兩派。陳三立，字伯嚴，義壽人，有散原精舍詩。鄭孝胥，字蘇戡，號太夷，閩縣人，有海藏樓詩。

十餘年前，朱古微馮君木二先生均流寓滬濱。有一天，古微先生問君木先生道：散原海藏二家，世所共推，殆少異議，但二家造詣，究以那一家為勝？君木先生道：散原排累，一時健者。若論詩中肌理，海藏為精細。古微先生極贊同，以為這是公允的批評，常舉此說告人。

石遺室詩話：『前清詩學，道光以來，一大關鍵。略別兩派；一派為清蒼幽峭，自古詩十九首，蘇李陶謝王孟韋柳，以下逮賈島姚合。宋之陳師道，陳與義，陳師良，趙師秀，徐照，徐夔，翁卷，嚴羽。元之范梈，

之所近，及其所溯的源流脈絡。

海藏主張律詩全用高調，我以為他的七律，高調為多。世人呼他為鄭重九，都佩服他的重九詩。其實他重九詩以七律為多，以高調賦登高，最是出色當行之作。靈敏云：少陵近九章，太白近九歌，公年年重九詩，練蕭愴憤憤之氣，以平淡語紆折出之，而自然深雋，宜一世推鄭重九也。

評語精當，以重九詩為海藏代表作，誰云不可呢？如己丑九日獨登清涼山云：『科頭直上翠微亭。吳句諸峯向我青。新霽雲歸江浦暗，曉風浪入石頭眠。忍飢方朔非真隱，避地梁鴻自客星。意氣頻年收拾盡，登高何事叩蒼冥。』辛卯九日愛宕山登高同秋樵納海云：『秋懷閉戶兀嵯峨。都付登臨眼底過。蠻菊那知佳節重，霜林也傍醉顏酡。樓西地盡鄰斜日，海上帆收展夕波。愛宕山頭三客望，鄉愁誰似舍人多。』癸巳九日大阪登高云：『霜風速朔作重陽。蕭索坐落無人鄉。端居秋氣最先感，起與虫鳥爭號翔。樓頭山海自圍繞，於意不樂如羈縻。逝將去此更一縱，瞬息百里遙相望。未花登菊那足道，眼底正喜落日黃。登高聊欲去濁世，負手天際終旁皇。空中鳥跡我今是，底用著句留蒼蒼！故山歸隱有兄弟，倒海浣此功名賜。』甲午九日與胡康安同登北極閣云：『雨霽秋高最蕭灑。北城登臨俯原野。海外歸來多感傷，賦賦江山待來者！胡子可人能醉我，共看落日天邊瀉。吾儕未知所歸處，復際中原動兵馬。丈夫忘世乃大雅，謀國區區策殊下。道旁茅屋猶有人，歲晚難逢足同社。』丁酉九日五層樓登高云：『市樓便是登高地，我輩方隨行路人。一醉不辭中酒病，九秋還鬥百年身。書來兄弟頗俱瘦，愁裏江山事更新。紅葉打圍須未老，可能摩眼向風塵。』

戊戌九日虎坊橋獨坐偶成(前一日乞假得允)云：『九日宜南畫閉門。幽

揚後斯。明之鍾惺·譚元春之倫，洗鍊而鋒鏘之，體會淵微，出以精思健筆。陳太初魏默深後，此一派近日以鄭海藏為魁壘，甚源合也。而五言佐以末野，七言作以宛陵荆公遺山，斯其異矣。後來之秀，效海藏者，直效海藏，未必效海藏所自出也。其一派生澗與行，自念就章，鼓吹詞，饒歌十八曲，以下逮韓愈·孟郊·樊宗師·盧仝·李賀·黃庭堅·薛季宣·謝翱·楊維禎·倪元璐·黃道周之倫，皆所取法。語必驚人，字忌習見，鄭子尹為其弁冕，莫子德足羽翼之。近日沈乙庵陳散原實其流派。而散原奇字，乙庵益以僻典，又少異焉。』他以海藏一派代表清蒼幽峭，和散原一派的生澗與行不同，可謂定論。兩派都代表同光體，現在單說海藏吧。

二 鄭重九

在二十多年前，我最喜海藏樓詩。除鉛印本外，後來又陸續得木刻的八卷本，九卷本，十卷本，最後得十三卷本，可謂完帙。

石遺序海藏樓詩有云：『君詩始治大謝，浸淫柳州。乙酉歸自金陵，訪余於西門街。則亟稱孟東野。』又云：『己丑庚寅入都，君寓可莊所及官學，案上手鈔詩本有晚唐韓偓，吳融，唐彥謙諸家，北宋梅聖俞王荆公諸家。君詩已一變再變，為融合體，為北宋，服膺荆公。』又云：『君始於七古，嘗獨學李商隱遺體，然本一時無對者。』這些話可謂知鄭體性

花相對更無言。殘秋去國人如醉，橫照橫窗雀自喧。坐覺宮廷成影府，仍愁江海有羈魂。孤臣淚眼難還暗，爭思登高望帝關。』己亥九日風雨中子培自揚州來見示新作云：『重九不能出，江天風雨。故人吟楚調，秋氣滿高齋。離合十年所，交親百事乖。莫言堪放浪，可念是形骸。』甲辰九日小連城登高云：『峯羅四野翠成堆。溪繞邊州去又回。雲樹蒼蒼收百里，洞天鬱鬱起孤臺。登臨始覺清秋入，懷抱端須濁酒開。玉洞連城隔年事，可堪還此共徘徊。』乙巳九日不出云：『登高亦何為，謂可舒抑鬱。今朝雖重陽，抱獨獨不出。此州乃井底，無處見天日。從躋萬山巔，猶在千丈窟。三秋不易過，業滿當自脫。滔滔海揚波，吾意行一豁。』又七絕二首云：『九秋佳節去堂堂。無酒無花意欲狂。但使棄官仍濟濟，登高何日不重陽。』『黃花歲歲傲西風，漢上江南舊寓公。誰見成樓人欲老，夕陽來對拒霜紅。』壬子九日與鑑泉介庵同遊徐園云：『空將目力送歸鴻。意氣頽然一秃翁。昨世猶能作重九，汗人終有厭西風。無山易敗登高興，得酒聊忘失路窮。霜菊名園堪後倚，未妨同戀夕陽紅。』癸丑九日病愈出游云：『鬱鬱藥爐經卷邊，偶聞重九意蕭然。國亡安用頻傷世，病起猶思一仰天。幾換園林吾亦老，休談人物夢何年。菊前桂後秋先斷，却買登高平日顛。』甲寅重九雨中作云：『風雨重陽秋愈深。却因對雨廢登臨。樓居每覺詩為祟，腹疾翻愁酒見侵。東海可堪孤士蹈，神州遂付百年沈。等閒難遣黃昏後，起殘望陽奈暮陰。』丙辰重九云：『雲飲吳天日愈涼。風生雁影氣初霜。添衣猶覺樓難倚，入肆翻憐酒未嘗。短髮誰從藍田客，放歌聊試接輿狂。栖遲自是違天者，莫為達人訝海藏。』(陳仁先自西湖寄書云：聞九日逸社有高會，先生踴躍於何處登高耶？杜甫有九日藍田崔氏莊詩。

己未九日云：「却病因之廢酒杯。杜門誰復覽崔嵬。一庭秋氣人先覺，累日霜風菊又開。遊付蟲沙期共滅，並疏文字但餘哀。朋儕亂後凋零甚，俄望斜陽更不回？」壬戌九日云：「十年幾見海揚塵。猶是登高北望人。霜菊有情全性命，夜樓何地數星辰。晚塗莫問功名意，往事惟餘夢寐親。枉被人稱重九，更無豪語壓悲辛。」甲子重九日曹續衡向仲堅邀至靈光寺登高云：「白日銷沈兵氣昏。漫持熱淚灑中原。燕遊一戰民應盡，江海橫流濁當撥。玉貌無求猶不去，西山始到欲何言！幾年殘世還相對，便乞餘杯醉斷魂。」乙丑九日天津公園登高復過李公祠云：「疎材亦解綴秋聲。堆阜填胸故未平。如此登高元失路，何須感事任孤行！兵戈豺虎天休問，羈縻君臣世所輕。四十年來老賓客，荒祠猶惜夕陽明。」丁卯九日云：「西風欺我文三秋，抑鬱猶能隱市樓。不飲而狂應勝醉，達人誰伴亦成遊。元龍用九會何悔，旅雁隨陽豈自謀！見說戰場幾菊在，歸心一放思難收。」戊辰九日雨中日光山湖樓云：「江戶東趨揭日光。泉飛楓醉及重陽。正從雲裏窺山態，却向峯頭得水鄉。台下故人殊繚繞，雨中吟思極蒼茫。登高莫動將歸感，聊借深杯作道場。」己巳九日中原露台登高示同遊諸子云：「枉負劉郎一世豪，登臨猶自怯醇醪。河流貫市湖痕上，夕照當樓朔氣高。逐鹿中原成浩劫，飢鴻四野極哀號。諸公更事應同慨，試爲蒼蒼念彼曹。」壬申九日云：「壯年猶記戍南荒。晚向空桐惜鬢霜。自竄豈甘作遺老，獨醉誰與遣重陽。菊華未見秋無色，雁信常遲海已桑。定有餘黎思故主，登高試爲叩蒼蒼。」癸酉九日文教部登高云：「雪後重陽夕照明（初四日雪）。高台縱目俯神京。平原已覺山川伏，投老翻教歲月輕。燕市再遊非浪語，異鄉久客獨關情。西南豪傑休相厄，會道遺民見後清。」甲戌九

日云：「天外飛翔莫計程。登高誰憶舊詩名。半生重九人空許，七十幾年世莫輕。晚倚無閒看禹域，端憑絕頂作神京。探囊餘智應將盡，却笑南歸計未成。」乙亥重九云：「登高還有壯心無？詩酒關關與亦孤。付與閒人話心史，却收餘論作潛夫。天傾西北漫倉皇。地缺東南孰主張。俯視中原三萬里，不妨抱膝過重陽。」

細讀上面歷年的重陽詩，可以覆驗興亡的痕迹。對於晚清政治腐敗的感慨，以至宣統遜位，及滿洲事變，都有顯明線索可尋。他自說任被人稱鄭重九，其實他重陽詩中十九率及斜陽，不如呼他爲「鄭斜陽」了。

三 鄭龍州

海藏上半世的政治生涯，龍州一役，可說是最有意義了。以詩人而作邊帥，關於他生命歷史上是佔着重要的一段。他自己說：呼我鄭重九，倒不如呼我爲鄭龍州了！我理想古來有章蘇州岑嘉州柳柳州，再加上一鄭龍州，正可後先輝映呢。

他駐武漢五年，癸卯正月廿八日始去漢口赴連城。十一月廿九日率左旂兩營移駐龍州。有詩云：「羣山破散縱雙流，蕩蕩平原入戍樓。試遣勞人歌一曲，倚闌斜日看龍州。」又有龍州雜詩云：「一旅當邊鎮，中朝意甚輕。疲氓殊未活，強對况難撥。坐見前車轍，奔論臥榻爭。官家付與老書生，付與老書生。」老書生。乃用蘇詩，堪笑錢塘十萬戶，官家付與老書生。海藏與人書有曰，以詩人而爲邊帥，俗子或疑邊帥之貴，海藏解之云：「高樓先生耿苦吟。廿年來往江之灣。何曾夢見煙瘴地，蠻荒一落頹爲黔。連城三月脫鬼手，龍州還對山嶽巖。邊關形如黑振盪，戊卒狀似猿投林。風情收拾付隔世，坐覺老大來相侵。豈無春花與秋月，路絕不到詩人心。」

事畢中有茅亭，九月十三日清晨獨登之，雲濤滅沒，曠日灑然，其蒼茫之致，足以迴腸澀氣。撫然良久，乃名亭曰「懷人」，仍承以詩。詩云：「孤亭雲海渺相思。獨上惟吟憶我詩。從此故人感天末，不妨來此立移時。」「海邑微茫自入簷。亭中最好眺風煙。如今題作懷人地，白鳥滄波共惘然。」這是詩人在日本的一個鴻爪。晚年再渡海時，因爲多係政治性質，恐不像那時的閒情逸致了。

五 夜起庵

乙丑以後，自題所居曰夜起庵。世稱海藏的，也改稱夜起翁了。大凡古今詩人所留連吟詠過的，誰都沒有注意過每夜三四鼓以後直到天明這一段的情景。所以他就在晚年詩境中獨闢了一個未明前的異境。

他自題夜起庵云：「一別高樓寄此庵。五年況味更誰譚？枕堪待旦天難曉，薪已將然臥豈酣！滄海徑歸眞上策，舊京入夢奈空談。丹青自寫靈台狀，莫信人誇蔗境甘。」自注，相者謂余當有晚遇。這詩作于己巳，後果晚貴，在他個人而言，自是甘回蔗境了。

又夜起庵雜詩云：「望前及望後，未曉見月落。明鏡斜入窗，可愛伴寂寞。連宵光漸縮，半規尙抱魄。一瘦成蛾眉，怡然傍簾幕。吾齋不施燈，幽若在岩壑。夜起定何心？無心亦無着。」夜起絕句之一云：「立于萬物先，猶明我得天。衰殘何足款，嫩日在窗前。」十六曉月云：「鷄待五更能一叫，鷄知夜半不須眠。沈吟送盡西窗月，回首東方白竟天！」均有啓明的微意。其他詠夜月曉月的詩很多。甲戌赴滬後，述懷云：「夜起二十年，倉卒當此局。依然坐待旦，自願殊碌碌。」有躊躇滿志之慨。

終年雖難數不至，欲和乞食誰知首，此人此地真足變，廟堂用意殊難尋。天高非高海非深。平生詩人豈不貴，何以卑我空傷今。」他自以爲詩人貴于邊帥也。次年甲辰，十月十七日，奏辭督辦邊防，有詩云：「我雖敦詩書，何嘗習爲將。事急適無人，馬籠偶一放。瓜時當受代，豈免懷快快。登樓登長嘯，遮眼憎疊嶂。濠臺與鷓鴣，恍惚夢欲忘。上書亟自劾，不恤天下謗。方將投江湖，物外肆豪放。獨來還獨往，意氣詎非壯。寸心照人間，皎若月初上。頽波既難挽，用舍貴有當。安能事纖兒，束縛作恆狀。」又次年乙巳，偶作云：「解兵如息陰，去官即飛舉。歸山養須鬣，猿公是吾侶。」又一首云：「一落南荒忽至今，滿腔幽恨獨沈吟。亂山圍繞眞何益，難阻龍江北去心。」其他各詩，都是寫去志的。七月十六日，又作懷歸篇一首。未幾，又作將去邊防雜述三首。在龍州共約二年餘。

在龍州最後半年，有幾首風懷詩，在「家人行後偶作破悶」之後。大約他的家人是三月間先離龍州的。後來有許多清詞麗句如「祇應木石心腸在，除卻巫山不是雲。」如「主人親挾胡姬出，試問何如雲裡娘。」如「棄官入海非難事，曾欠蛾眉一諾來。」

四 懷人亭

自辛卯後，二次赴日，日人對海藏印象的深刻，這三四年內的僑居，實有莫大的關係。直至甲午中日戰爭起，始回國。

海藏自序懷人亭詩云：自余東游日本，朋好睽隔，時有投荒居夷之歎。子朋子培爽秋皆有詩見寄。子朋詩曰：早日忘形歡太甚，如今舉目覺都非。子培詩曰：日下雲間虛想像，奇花秀竹澹淹留。又曰：秋半有懷憑海客，太虛明月近誰圓。又曰：久息朱絃遲晚唱，爲據蠻語入詩篇。神戶理

論『從容就死』

紀果庵

『從容就死』，歷史對此種人，似比慷慨捐生更加讚頌。總因為死是人最討厭的事情之一，普通，一個人雖知免不了死，却日日在求不死，必不得已時，也願意知道自己何時死，譬如算命卜卦，就是這一套。然假設真知道自己幾時要死，這種有生之日怎樣過下去，在我想來實在成問題。古所謂待決之囚，殆即如是吧？當自己尚未分曉之時，一旦了結，如陣上失風，被人揮作兩段，『死於非命』，或一枚流彈一塊炸彈碎片，碎瓦穿胸，到底不必滿腹狐疑，此其為死，較之眼前儘量造成極惡幻象，戲言身後，都到眼前，實不能相比，昔日刑法中有『斬監候』，就是利此怕死心理而故意讓你神魂失措，可算殘忍之尤！如果不大清楚，讀讀方望溪的『獄中日記』好了。（方文，我只此篇印象甚深，足徵現身說法在文藝作品中中之重要。）

知不免於死而無法挽救，既為人生最大悲哀，此即死之所以不能從容也。但這裏却有分寸，假使伏闕上疏痛哭流涕，或一擊不中，陷為虜俘，或國破家亡，求生不得，即使未能立時效命，固亦大有可以慷慨者在，有此決心，便有此勇氣，死，不過時間問題，於是其就義亦遂覺得無所謂，楊繼盛臨刑具書妻子，詳論泰山鴻毛之判，稱得起從容。其餘如古今刺客之絕命詞，書不勝書，靈蘭女俠以巾幗之身，尚能寫出其『秋風秋雨悲

殺鳥宰豬，都不敢看，操刀而割，那更談不到。有次我到北平歷史博物館參觀，看見歷年劊子手所用的『鬼頭刀』，刀柄上的鬼眼晴滾上滾下，已不由打一冷戰，而殺人的刃部大都缺進去一塊，呈微凹形，足以證明他本身的經歷，更令人咋舌，像這樣的人，殺人尚觀之慄慄，殺己當何以堪，故說自殺是懦弱者，亦忍人也。又聞人云，劊子手當執行職務之前，亦須飲大量燒酒，以壯膽量，然則其動手時，毋乃亦利用其瘋狂的心理乎？倒是那些專看出紅差的仁兄們心裏有譜兒，從前我們鄉下殺死土匪，常將血淋淋人頭懸之里門，於是有許多人嚇得不敢經過，古人棄市之意義，即此種心理之應用。看來感不畏死，亦談何容易？噓亭雜錄及春冰室野乘記成德謀刺嘉慶皇帝被刑時云：

『德之處決也，已至市曹，縛諸楮，乃牽其兩子至，一年十六，一年十四，貌皆韶秀，蓋尚在塾中讀書也，至則促令向德叩頭，訖，先就刑，德瞑目不視，已乃割其耳鼻，及乳，從左臂魚鱗碎割，以至胸背，初尚見血，繼則血盡，祇黃水而已，刺上體竣，忽言曰：快些！監刑者一人謂之曰：上有旨，令爾多受些罪。遂瞑目不復言。』

以敢於行刺皇帝的人猶不肯正視其子死於刀下，足為予上說之證。其所謂『快些』，亦即不能充分從容者也。然則現在回過頭來講自殺，又豈懦夫之所能辦？我於『書船廬談』中偶讀到董毅經記日本豐臣秀次自剖切腹事，其為從容，實可駭人聽聞，而日本武士道之勇敢精神，恐以此為表現得為最充分了。董君也是雜譯各書，以備異聞者，唯筆墨風度頗可玩味，不妨抄來一讀。（豐臣秀次為豐臣秀吉之外甥，養為己子，武勇善戰，立功甚多，後以恃寵自驕，多為虛廢，頗為秀吉所惡，適有人誣以謀叛，

古今月刊 (第七期) 論『從容就死』

殺人』之詩篇，然後授首，亦不可多觀人物。若文信國樂市一歌，指南兩錄，至今虎虎有生氣，凡此臨難不苟，俱可認為慷慨的從容一類，好像尚非極難。唯有一種人，似並未十分觸時忌，批逆鱗，然其結果則殊慘，這種在自己或他人出乎意外的遭遇，例是很不好從容的，心中冤屈，眼中落淚，乃人情之常，若必引吭高歌，亦覺不近情理，以此想到世說記『孔融被收，大兒九歲，二兒八歲，時正為孫釘戲，了無避容，融謂使者曰：冀罪只於一身，二兒可得全不？兒徐進曰：大人豈見覆巢之下，復有完卵乎？尋亦收至』一段，昔人多以二子為偉大，吾獨覺其太酷，黃口小兒，如不知其父為一去不返則已，既已知之，了無避容，其將來不為忠臣定是巨寇，周知堂先生曾謂中國人好看紅差為國民的殘忍性，我則覺得像世說一類的從容閑雅的书，有此記載，並非讀者之福。又記替中散臨刑：『神色不變，素琴彈之，奏廣陵散，曲終曰：袁孝尼嘗請學此散，吾靳固不與，廣陵散於今絕矣。』亦作如是觀，後世金人瑞一流之殺頭至痛，飲酒至快，皆此一脈之傳，蓋以生命視如兒戲者。夫孔融之罪，皆止於『讓論惑眾，輕時傲世。』（參世說各節箋註）頗似近代之所謂思想犯罪，豈能與上疏言事為國捐生同科，然則此種從容，又比較不易，且不必要也。

自殺是最大的勇敢，有人說自殺是怯懦，我總不相信。例如我自己，遂令自盡，年僅二八，妻妾三十餘人，願繫於市，亦日本一大慘案也。

『一、文祿四年（明萬曆二十三年）七月十五日五時，福島大夫池田伊豫衛豐臣秀吉命，令秀次切腹，市詣高野山，關白（官名）秀次與隆西堂博將棋，篠部淡路白二使蒞臨，秀次詰何事，淡路守達二使意，謂事既如斯，從事緩頰，終多遺憾，請公自裁。維時諦視局中，秀次方勝，隆西堂桂馬奪圍無路，秀次取侯駒入之篋中，取隆西堂侯駒置之蓋上，意不令二駒失散也，收貯訖，謂二使曰，時尚炎蒸，途中勞苦，且至白洲待命，且曰：余欲作書遺家人可乎？二使曰：度日之長，可從容將事，秀次濡筆命紙，一致親父御二樣，一致親母北之方，一致三十四娘人，命富田寶投。

『一、僕之司命者名吉若，備湯請秀次入浴，浴竟衣冠如平時，取鑰從篋出劍，命山田三十郎仍納劍函於篋中，別出則重江，藥粹藤四郎，光國，貞宗，中當，五劍，用紙裹劍刃三寸許，備書自裁者姓名於其上，於是從者隨集，秀次謂隆西堂曰：汝職非侍從，且屬編徒，速去速去！隆西堂曰：愚僧前日始至，亦三世緣，此志已決，無多囑！秀次曰：若然，且聽君，從死者題己名於劍之紙上，取兒至，承以紙，分列五劍，秀次所用者名獅子正宗，未題己名，橫陳於五劍之腰際。

『一、從死之人既定，乃張最後之宴，肴品淨潔……秀次居中，左次隆西堂，次山田，右次篠部淡路，次山本主殿，次不破萬作……秀次舉杯欲酌隆西堂，隆西堂惶悚上陳曰：此杯宜先酌介錯人（凡切腹後須斷其首，承此役者名介錯人）。山田曰：此杯宜傳於我，淡路曰：余當承此役，二人競辯，秀次停杯凝慮，以山田之祖即隸邸籍，依習慣宜屬之，唯座中淡路年最長，遺長而命少者，於理未順，乃勸山田讓於淡路，山田首肯

二二

，即謂淡路曰：余等赴三陸之大河，宜互相提攜，以奉主公，如違其訓，即戾前旨，余固無芥蒂也，君其速受斯酒。淡路乃與山田握手為禮，接杯飲畢，依次傳於隆西堂，山田，山本，末為萬作，萬作跪而言曰：余素不嗜飲，然值此時，須沃素穎，以誌特徵，強飲而盡，傳燒燬事。萬作曰：余取饌奉主公，座中羣注視，以為別取讓以進，而事殊不然，第見萬作由几取萬作名之劍，徑赴白洲，秀次揣知其首先自殺，曰：稍待，我當為汝介錯人，諸人離此室赴白洲，隆西堂自廊欲下，秀次命取大夫刀，繼而曰：庶民刀亦可，時萬作已將腹切作十字形(萬作山田皆十八歲)，腸出，秀次揮刃，刃鈍，二砍方殊其首，乃易大夫刀，意謂此及不論何物當犀利也，淡路置萬作於牆側，山田亦切作十字形，臟腑皆出，秀次一砍即殊，親為置骸，主殿亦如上自殺，秀次復為揮刃，三人之骸，俱置一所。

「一、秀次入廊，隆西堂約各度一聲，同時納刃，此據几上，秀次東向，隆西堂欲易座，秀次曰：十方皆在佛土中，拘執胡為？隆西堂曰：誠然，所謂無二亦無三也。吉兵衛為隆西堂之介錯人，甫舉聲各切一橫刀，尚未切直刃，淡路即進刃，首揮中肩，次復過高，秀次屬以鎮靜，三刃始殊，淡路納其首於新桶，封題交二使，復納屍體於桶，覆蓋加封焉。

「一、淡路語二使曰：技拙殊惶愧，今介錯者為主公，目眩心悸，狼狽特甚，二使曰：曩時介錯平民，余等處之泰然，今見關白切腹，俱俯首淚濡，誠狼狽也。淡路曰：余今奏技，請公等拭目，若覆前轍，斯狼狽也。即切腹作十字形，出其臟腑於兩股，置劍合掌，吉兵衛就而進刃焉，吉兵衛即據其處，呼曰：誰人介錯我者？謹待命！二使亟止之(一云，即自刺死)。

政治上之負責人，似不當等到這一步才「計劃後事」，如果有決心的話，則應早圖有以報國人，想及此點，我們對他的責難超過同情心，不免又生厭薄之感。可是同時與趙氏賜自盡的莊王救助就很有趣，他見欽差已將匹帛高懸古廟中一間空房內(時彼待罪蒲州)，就大聲說：「欽差辦事真周到，真爽快！」懸帛於項，頃刻而死，這個帶有怨望氣氛的幽默，倒完全可以代表一個粗鄙的貴族之高傲，與瑞激下輪船匿上海頗有天淵之判了。

顏李學派罵宋儒「無事袖手談性命，刻危一死報君王」為「不濟事」，其實即此已大不易。清代外患最多，而殉國者最少，鴉片戰爭以來，不是望風遠颺的伊里布牛鑑這樣，就求神問卜的葉名琛一流。及至國亡，名義上是大家作遺老，實際上乃是作吳稚暉所說的耗子癩蟲，看在骨董字畫的面上，三呼萬歲。空剩下書呆子王靜安「從巫咸之所居」，易得「忠愍」一證，為清史稿忠義傳作殿軍，惹人譏笑。這些人看來看去，與其說是人情之畏死，不如說「私不勝公」，最不足與顧炎武黃宗義諸先生相見於地下，雖然滿口自稱為「漢學」傳人。在這兒我又想到史書裏面的義烈義民諸傳之無理，封爵大吏可以捲款逃走，而老百姓却盡着為國捐軀的義務，暑日揮汗讀字宙風馮和儀君「論道德」一文，說道德乃是少數人為了自己利益使多數人由之的路，此亦顯例之一，唯少數人並不由之，只是讓多數人來跳下陷阱以襯託自己的功蹟耳。一將成功萬骨枯，當兵的固多傻瓜，老百姓中癡人亦不少！近來似乎好一點了，但是大家又跑到團五洋米麵一途上去，等於驅天下人入餓死地獄，此輩不死，則天下人也許要從容而斃了。友人來信主張平民大可貪生，官吏不當畏死，即是上述一段意義。明末李自成入都，大吏紛紛獻金求生，而均不免於一死，此最不明於死生之

書抄得太多，實在不成話，然非如此，不足彰余自殺為勇敢之說，亦無以見其文章，這個請讀者原諒。按隆西堂為秀次夙所愛慕之僧侶外，餘皆秀次家臣，張燈排宴，禮讓後先，此自殺一幕，頗極藝術之能事，一個被砍頭的人，還向人說：「你不要慌，鎮靜點兒，藝術點兒！」這好像看打籃球的人，在鼓勵選手投籃。然淡路之目眩心悸，蓋猶不能出乎恆理之外。因而想到史書師臨危時將刀投給義兒，那個人淚如雨下，到底下下手，唯此於從容之際，彼於慷慨之時，則此又難乎彼耳。吾所謂武士道精神，表現得最充分者尤在「余今奏技，請公等拭目，若覆前轍，斯狼狽也。即切腹作十字形，出其臟腑於兩股，置劍合掌」數語，中國只有田光，樊於期，荊軻之流有此，田橫五百，恐已是最後的光芒了吧？譬如拳匪之亂的罪魁之一趙舒翹，也是賜自盡的，當監視官將惡毒的詔旨頒下後，他還問「尚有後旨乎？」監視官云：「無！」趙則很自信的說：「必有後旨也。」其時趙夫人謂趙：「我夫婦同死好了，後命恐一定不會有的。」於是給他吞金，但過了幾點鐘，並無動靜，且精神甚足，與家人大講身後事，又痛哭老母九十餘歲，見此大慘，時趙之賓友親戚往視者頗多，監視官不能阻，趙向親友云：「這是剛子良害我的。」語甚宏亮，監視官見其毫無死意，又命進以鴉片烟，仍不死，進以砒霜，始臥倒呻吟，以手捶胸，大呼難過，時已夜半，距覆命限甚近，左右獻計，以皮紙蘸燒酒，捫其面及七竅，凡五次，始斷氣息(據梵天盧叢錄載)，則此公精神，與豐臣相去遠矣。妙在其明知必死，而希望後旨，又計劃後事，此即文前所云種種惡劣幻想一時俱來之最具體表現，而人生頂難熬過之一關也，由人情言之，這死法倒真是難於處理的，我們於趙氏亦有若干人道上的同情，唯彼

義者，從容慷慨，兩俱無緣。夫國除身退，亦無不可，初不必一定受死，現在却定不要臉地求人家可憐，豈有不挨耳光者乎？甲申傳信錄紀魏藻德之被掠逼云：

大學士魏藻德，字師令，順天通州人，庚辰進士，廷試……賜狀元及第，尋以談兵見拔，遂加少詹，兼東閣大學士……自入相，無一建明，而為上所重信，甲申三月三日，加兵部銜，往天津調兵，不果，自成既入，二十日午刻，同陳演留閉劉宗敏家小屋中，藻德自窗隙語人曰：「如欲用我，不拘如何皆可，鎖閉此房，奈何！」二十一日，同邱方二相發營中，羈守之，辱加拷掠，吐金銀以萬計，四月朔，宗敏夾訊藻德曰：「若居首輔何以政亂？」藻德曰：「本是書生，不諳政事，兼之先帝無道，遂至於此。」宗敏曰：「汝以書生擢狀元，不三年為首輔，崇禎有何負汝，為無道！」呼左右掌其嘴數十，仍夾不放，藻德謂用事王旗鼓曰：「願奉將軍為箕箒妾！」王旗鼓聞而厭之，唾罵不絕，或言忍污……何至此！然此是王旗鼓而與者溪沈氏言之，且都人亦實聞之，比言已，益加拷掠，凡六晝夜，夾腦至裂而斃，復逮其子，訊之，對以：「家實無銀，若父在，猶可從門生故舊措置，今父已死，何處可得！」賊揮刀斬之。

如果我是李自成，我也不要這樣的人，蓋愈是強盜出身，愈是重視義氣，劉邦之殺丁公，也是此理。所謂「在我願其誓人，在人願其從命」，魏藻德這位狀元郎連國策都讀不通，更有何說？其所以死得狼狽不堪，毫無「從容」可言，亦大足為殷鑒矣。

拳匪之亂時，有兩個兒子逼老子吊的，可為此文趣味的結尾，老子

不能從容就死，兒子逼他非從容一下不可，於是從容者變為不從容，大義滅親者，變為大逆不道，慷慨壯烈日記云：

「黑龍江副都統壽梅峯殉節，朝衣冠坐於棺中，令親兵以洋槍擊之，連中左右肩，不死，其子乃手轟焉，正中其心，即闔棺，有聲如牛，閱兩時始絕，吁！人倫之大變也。徐蔭軒相國之孫，其子承煜亦坐視於側，待其氣絕而後解之，父固當死忠，然以望賢處此，當自有道，日本人執八國護照，搶尙書啓秀侍郎徐承煜及其弟承能，送順天府。（庚子十二月初九）朝衣冠坐棺中，有陶公自營生墳自爲祭文風味，不得謂不從容矣，乃必待其子之一槍，情極慘！若徐相之死，董毅經紀云：『聯軍大索朝臣之附義和團者，崇綺合門自埋殉節，徐相年老，頗鎮靜，家人照常治餐，僕某於梁間結二環，語承煜曰：『中堂義當死國，即奴才亦當殉主！』意溫承煜同殉，詎承煜扶其父投環，後未即死，乃破衣櫃盛其父尸埋於階下。無何，逮者至，并逮啓秀拘於順天府署中。』柴小梵記云：『聯軍入京，徐避匿於馬大人胡同某相國故第，初無殉難意，其子承煜逼之曰：吾父庇佑拳黨，久爲各國指目，洋兵必不見容，若被搜捕，合家皆將不免，若吾父能死，既得美名，又紓各國之恨，家人或可倖免，唯兒輩則仍當隨侍地下耳。徐乃涕泣自縊，尸懸梁間，煜即棄之而遁，後被戮。』譚氏記載態度較右，柴氏則太左矣，董爲當時刑部主事，徐啓被誅時爲監刑，所記宜確。徐相爲理學家，其敢於伸脖子入圈套，還得說有點修齊誠正的工夫在內，如其子被誅時，神氣昏亂，不知人事，實較其父丟人多了，然於此爲德官要人得一教訓，即應死不死，豈只不容於國人，抑且不容於兒子，雖

是應了，通常稱爲大節傳或二節傳的，那是酒樓或公館裏的事務，這裏姑不深論。但是平常的家庭裏的女太太，也往往有精於烹調的，隨便弄幾味清潔而又美味的菜，異香撲鼻，又經濟又好吃，不由得不食指大動。這裏當然也並不是專指廣東菜而言。事實上，我對於吾鄉廣東菜向來並沒有頂大的好感，廣東點心尤其不愛，直到最近才稍微改變一點我的成見。我所習慣和愛嗜的飲食，恐怕還是以江南方面的居多。我在香港居留的時候，和一位蘇州友人沈君同住。我並不很講究飲食，沈君則不然。他在一個銀行裏任職十餘年，素來生活淡泊，也不講究房屋，也不講究衣着，除了買些喜歡的書籍雜誌之外，大部分的收入，完全用在維持全家的生活上。但是他對於飲食的烹調和味道，却很注意。他的老太太，平日是吃齋念佛，戒忌葷腥的，却爲我們不吃素的人燒得一手極好的小菜。每逢三五个朋友聚會，吃吃飯，開談天，大約不過十塊錢的樣子，她便很熱心的替我們做去，很可以有七八種適口的鮮美的菜吃。這裏並不見得十分奢侈，祇是適合人生的口腹的需要而已。

然而這祇是我個人的嗜好，廣東的飲食又當別論。在廣州，別的特點也許還不算怎樣顯著，而吃的方面則極爲有名。在民國紀元以前，康南海環遊世界的時候，他在義大利看到古代羅馬偉大的建築的遺跡，危垣斷牆巍然矗立，不禁發生一番議論。他說的大意是，一個民族的文化發達到相當程度之後，他們努力的對象不免向奢侈的一方面去發展。這種發展有的可以說好的，有的却是坏的。他以為，在衣食住三項，最上等的是奢侈的建築，因爲它除了富麗堂皇的外觀之外，還有實用的目的。像歐洲的古代理建築物，都可歸入這類。其次是在奢侈的衣服，因爲它也有較長時間的

用處。祇有食的方面的奢侈，才是真正的奢侈。他談到中國人的飲食，特別是廣東的飲食，爲世界冠，而其他方面，則不遠外國遠甚。南海的觀察和認識，可以說是深刻的。他是我們廣東人，廣東的飲食，說它是爲世界冠，或者不免過分一點，然而從這裏也大概可以看到它的美味適口了。依照我個人的嗜好，廣東的飲食本來不值得怎樣去多談它。但這也許是因爲我久住北方和江南的關係罷，既沒有很多的機會去嘗試，未能細細的咀嚼，慢慢的欣賞，也就無從道出它的佳處了。但是許多外省的友人們，都頗愛吃所謂廣東菜。即如上文所提到的沈君，他對於廣東館子的脆皮炸雞和紅燒鮑脯，就常常稱道不置。我最近這一次在廣州雖然住的時候不多——祇有四十天，但是因爲和許多親戚朋友們久別重逢的關係，不免多少有些飲食宴樂的應酬。據說，現在廣州的飲食業，比起從前已不算十分發達了，有些「老廣州」的人們甚至覺得它有點兒近乎蕭條。但是從我的觀察看來，還可以認爲是很高明的。特別是從香港返到廣州的人，許久沒有嘗着較好的飲食了，一旦回到自己的故鄉來，即使是鄉土觀念向來很薄弱的我，也不能不有一點寫字之思罷。

離開自己羈留着的孤島香港已經逾三個月了，三個月來，行旅中的悲歡哀樂的印象很多。等到住定和生活安閒之後，老是想找一個機會把它多寫一點兒出來，但是每到動筆的時候，便又覺得有一種無與倫比的思想發生的事情、印象、感念，有一部分仍舊很深刻的記憶着，不容易完全忘懷也。但是也祇能這樣，隨便抓到什麼材料就零零碎碎的寫一點，寫完即止，並不想創造什麼題材了。

此行最先到廣州，那麼，就先留下一點廣州的影子罷。
「吃在廣州」這句話不知道是從什麼時候有的，但是在我很小的時候，就常常聽到許多鄉人談起。我自己雖然也是粵人，可是出世的地方是在故都北平，長大後又有多少年住在江南，對於廣州的感念，可說奇少。民國十七年曾經回去過一次，那時候正值北伐告成後，住了不過一年，又回到上海來。所以最近這一次我由香港到廣州去，中間已隔了十三年，許多平淡的事情在我看來，都覺得新奇可喜了。
這裏開頭提到吃在廣州的話，所以不妨先從吃的方面說起。「吃」當然包括飲食兩方面，本來是人之常情。不過在日前這個艱辛的生活環境裏而高談飲食，不免有一點兒奢侈罷，却又不然。因爲照我的思想，總是覺得飲食也够得上是藝術的一種，不過這種藝術在中國的情形通常是平淡的，無名的，不自利而利人的，並且也常常是非職業性的。職業的飲食家就

今日粗說廣州的食品，想把它分爲三種，曰粥，菜，點心。在廣州吃麵食是不免遜色的，雖然廣東朋友們還有很多不肯同意這點的，那是因爲他們足跡不離廣東的緣故。凡是在北方居住的廣東同鄉，吃慣了大碗的炸醬麵，打油麵或是蘇州館子的鱈背麵一類的麵食的，對於廣州，香港那些又黃又細圓糕在一起的麵餅煮出來的湯麵，早已不會發生什麼興趣了。就算是護短一點，也至多覺得在廣東所吃的麵，湯汁比較的够味，配料比較的豐富而已。但是配料和湯汁並非就是麵的本身，廣東人煮麵用的配料或

賦得廣州的吃

柳雨生

光緒帝與那拉后

陳亨德

晚清以來的第一件宮闈大事即光緒帝與慈禧后的關係的演變。其實這也是關係着百年來中國的命運的大事。不單是帝王家的私事而已。關於這些事的傳說非常之多，有許多是野史，雖然頗有趣味，但到底未足憑信。現在我就幾種較為可靠的史料，給它排比一下，應當是不無意義的事。

孝欽后是一個英明而有非常政治野心的婦人。當咸豐帝逝世以後，她便要垂簾聽政，等到同治帝漸漸成長，不幸為安德殿行走侍講王慶祺導之治遊，染了惡疾，以致大漸。這時徘徊在慈禧心裏的就是立嗣的問題了。因為同治帝本身又無子，而皇后却是有的。如果照理而論，當然應該為同治立嗣，不過這麼一來，她自己就成了太皇太后，地位雖高，實權却沒有了。於是只好昧了良心還是給咸豐立嗣。羅惇愚的『德宗繼統私記』云：

『同治十三年十二月，穆宗大漸，兩宮皇太后御養心殿西暖閣，召惇親王奕訢，恭親王奕訢，醇親王奕譞，孚郡王奕譞，惠郡王奕詳，等人，孝欽后泣語諸王曰：「帝疾不可為，繼統未定，誰其可者？」或言溥倫長當立。惇親王曰：溥倫疏屬不可。后曰：「溥字輩無當立者，奕譞長子今四歲矣，且至親，予欲使之繼統。」』

『諸王皆愕，不知所對，醇親王大驚失聲，伏地暈絕，恭親王亦所叱之，令內侍扶出，諸王不敢抗后旨，議遂定。』

宮，致妨政務。穆宗性至孝，禮遇太后意，而又憐皇后之不得寵於太后也，乃不敢入中宮，亦竟不幸薨妃。常在乾清宮獨居無聊。既而有疾，慈安太后偵知諸太監禮狀，於是兩宮太后輪流省視，帝疾稍瘳，太后回宮，亦召皇后留視之，皇后權素輕，不能以威嚇諸太監，又性羞澀，守禮法，帝亦命皇后回宮，每苦口誦諫然後去。無何疾復大作，龍馭上賓，慈禧皇太后召皇后調責備至，蓋本朝家法最嚴，又值皇太后哀痛之餘，故不覺有疑於皇后而責之過深也。』

她受了這個委曲，而青年守節又不得立嗣子，上有宿怨的皇太后，實在無復生人的樂趣了。於是就絕食以殉，距穆宗大行未及百日。就是一本正經的薛老先生，也喊出來『豈不懿歟』的贊歎詞來，其實由我看，這事一點也不懿，十足的一個悲劇。珍妃的事已為大家所熟悉，而這事則知者不多。實在是有幸有不幸。後來有御史欲為嘉順皇后加封，被慈禧痛罵了一頓，以為『別有用心』，足見她的這怨毒之心，是一直不會放鬆了的。

關於這事的記載還有一個異說，是以為同治所生非花柳毒而是痘症的。『懋誠鼎』崇陵傳信錄』記云：

『惠陵上仙，實係患痘，外傳花柳毒者非也。甲戌十二月初四，痘已結痂，宮中循舊例謝痘神娘娘，慶蓋香花鼓樂，送諸大清門外，是日太醫院判李德立入請脈，已報大安，兩宮且許以厚賞矣；夜半忽急詔促入診，跌跪至乾清宮，則見帝顏色大變，痘渣潰陷，其氣甚惡，德立大驚，知事已不可為，而莫解其故，未久即傳帝崩矣。嗣後始有洩其事者：孝哲毅皇後為侍郎崇壽之女，明感得帝心，而不見悅於姑，慈禧太后待之苛虐，初四日，不知何事，復受譴責，后省帝疾於乾清宮，泣懇寬宥。帝宿宮之暖

古今月刊 (第七期) 光緒帝與那拉后

看羅氏的記載，醇親王聽到了這個消息——他的親子入繼大統的消息，却變成如此模樣，真是莫明其妙，然而帝王非福這個道理他總是深切明瞭的。慈禧為人的陰毒，他也是素知的。在慈禧這第一次發表了這個決定以後，他就像已經知道了德宗皇生的命運似的。結果上疏言：『臣侍從大行皇帝十有三年，時值天下多故，嘗以整軍經武，期諸中興盛事，雖肝腦塗地亦所甘心。何圖昊天不吊，龍馭上賓，臣前日瞻仰遺容，五內崩裂，已覺氣難支，猶思力濟艱難，盡事聽命。忽蒙懿旨下降，擇定嗣皇帝，倉猝間昏迷，罔知所措，迨昇回家，身戰心搖，如癡如夢，致觸犯舊有肝疾等病，委頓成廢，惟有哀求皇太后恩施格外，洞照無遺，曲賜矜全，許乞骸骨，為天地容一虛糜爵位之人，為宣宗成皇帝留一庸鈍無才之子，使臣受研鑿於此日，正邱首於他年，則生生世世感戴高厚鴻施於無既矣。』

這裏邊所說的話，可謂沈痛已極了。另外還附帶了一件慘事，就是同治帝后，她是承恩公崇文山尚書的女兒，與鳳秀之女同選入宮，慈安喜歡她，而慈禧却喜歡鳳秀之女，結果令同治自擇，就定她為后，這個悲劇與光緒帝的選后如出一轍，薛福成『嘉順皇后賢節』一文有云：

『慈禧皇太后憐慈妃之未得尊位也，召穆宗諭以慈妃賢慧，雖屈在妃位，宜加尊禮，皇后年少，未明宮中禮節，宜使時時教習，帝母則極力阻，屢深運，苦多，中以惡語之，慈禧憤而歸帝所，痛罵之，宮監將人等，搖手令勿聲，去履踐行，伏暮外聽之，適聞后語，帝慰之曰：「卿暫忍耐，終有出頭日也。」慈禧大怒，揭幕入，牽后髮以出，且行且痛挾之，傳內庭備大杖，帝驚恐且悲，墜於地暈昏移時始甦，痘遂變，慈禧聞帝疾劇，始釋后，而詎以房帷不謹，致聖躬驟危云。』

所記嘉順皇后之不得於姑，可備覽，慈禧對待嘉順皇后與對待珍妃的手段，大同小異，也可以對照來看。

同時還有吳可讀為立嗣事以死屍諫，也足見慈禧太后這一種措置，深為當時民衆所不滿了。

光緒既入繼大統，即入宮。至丙子，德宗六歲，即入學讀書，師傅就是曾傳同治的翁同龢，在他的日記裏記載了光緒的入學情形頗詳細，實在也相當有趣的：

(二月二十一日)寅正入，與子松敬俟於朝房。是日上於養心殿東暖閣見侍學諸臣，恭親王偕伯彥諾謨祜景壽臣蘇夏同善為一起。上南嚮坐，設矮案，鋪紙素筆作書，臣蘇以墨染筆，即寫『天下太平』四字，又書『正大光明』四字，極端正。臣等以朱書仿格進，上運腕稍遲，臣蘇引袖，書四字訖。伯王等以清字條子授。(一字。)上略觀，即應曰『阿』。(滿洲字頭第一字。)臣等以『帝德』二字進，上亦應口誦數四。又以帝德圖進，指點開說，上甚會意，引手指帝堯舜大舜，若甚喜者；並命臣書帝德二字，恭親王又接書『如天』二字，玩視良久，乃退。俛仰身世，不覺汗之活衣也。凡三刻許退，時辰初二。

(四月十一日)是日入見於東暖閣，與劄貝勒復侍郎同起。懿旨謂：

「入學期近，爾等辛苦。」又言：「皇帝向學，即爾等退後，猶尋檢書籍，溫熟字號，無他戲弄。」(所謂帝鑑，上能為兩宮言之。今日上體稍不適，本報講，猶屢備宣入講。)又言：「可謂近君子遠小人。」語次因流涕久之。臣無奏對，謂：「皇上正在沖齡，輔導之責，臣等無所辭。首宜讀書涵養性情。功夫當有次第，不可驟進生厭。又騎射因為根本，此時少緩正所以保衛聖躬，專心講習。」語甚多，不悉記。退復待於廬中，俾親王起下，復借諸臣入，勸講良久乃出。

(閏五月二十四日)上讀書極好，指書內財字曰：「吾不愛此。」又曰：「吾喜「儉」字。」此真天下之福矣。

(七月二十三日)以第二起入對於養心殿西暖閣(不垂簾，無帶起。先論書房功課，極獎，以為得宜。

(二十八日)日來正講人心道心之分，上曰：「吾作事皆依道心也。」(十月初八日)讀生書十遍，不佳，自十遍以後則極好。上於是日日新之功，且於是非之界判之極嚴，如其說書幾遍未善，某字某筆不到，歷歷言之，不肯迴護也。

(十二日)中官備言：每日黎明上到書齋，朗誦書史，作字一葉，未嘗間斷。可勝喜抃也。

(二十六日)……蓋上性高明，不喜人教迫，然好諛之病，亦當深潔；他時記取臣言！

看這兒所記，慈禧似乎對光緒的學業，還相當重視。看她的初意，是想愛動之以恩，想栽培出光緒來，使他感恩，就不致於對自己有二心了。

召見日，上見其舉動粗鄙心惡之，因詢其會否讀書，王對會讀百家姓及大學。上授以筆命書履歷，良久僅能成玉峴二字，上怒斥出，即日罷之。

關於戊戌政變的事，因為材料太多，所以不及詳述，好在知道的人也非常多，而普通談這次政變的書也不少。光緒帝從此以後，就墮入了可悲的命運裏，慈禧對他第一炮就是想製造空氣，說皇上已經病入膏肓，每日還以藥方公布出來，傳信錄記其事云：

「八日以後，內外籍籍，謂將有桐宮之舉，每日造賑案藥方，傳示各衙門，人心惶惶。於是後補知府經元善在上海聯合海外僑民公電西朝，請保護聖躬，雖奉嚴旨命捕元善，而非非常之謀竟寢，次年己亥，上春秋三十有九矣，時承恩公崇綺久廢在私第，大學士徐桐觀政地甚切，尙書啓秀在樞庭與徐殊洽，咸思邀定策功，而大學士榮祿居次輔，雖在親王下，最為孝欽所親信，言無不從，大權實歸之。三公者，日夕密謀，相約造榮第，說以伊黨之事，崇徐密具疏草，要榮署名，同奏永壽宮。十一月二十八日，啓朝退，先詣榮，達二公意，榮大驚！伴依違其辭，速啓去，成開者毋納客，二公至，聞者辭焉。次日朝罷，榮相請獨對，問太后曰：「傳聞將有廢立事，信乎？」太后曰：「無有也，事果可行乎？」榮曰：「太后行之，誰敢謂其不可者，願上罪不明，外國公使將起而干涉，此不可不慎也。」太后曰：「事且露奈何？」榮曰：「無妨也。上春秋已盛，無皇子，不如擇宗室近支子，建為大阿哥，為上嗣，兼祧穆宗，育之宮中，徐纂大統，則此舉為有名矣。」太后沈吟久之曰：「汝言是也。」遂於廿四日召集近支王公貝勒御前大臣內務府大臣兩上兩書房翰林院尙書於儀鸞殿，上下驚傳將廢立，內庭蘇拉內昌言曰：「今日換皇上矣。」迨詔下，乃立

「上幼畏雷聲，雖在書房必投身翁師傅懷中，大婚後，迄無皇嗣，或謂有隱疾，宮掖事秘，莫知其詳也。氣體健實，三十四年無疾病，未嘗一日輟朝，郊廟大祀必親臨，大風雪，無幾微怠容，步履而速，屢從諸臣常疾趨追隨，性寬厚，侍臣或偶失儀，不究也。」

翁師傅也一直得到德宗的寵幸，為相多年，又因為他是以帝師的資格入相的。故而更為擅權，一直到了戊戌之後罷相，太后拿他當新黨看待，其實是有點冤枉的。傳信錄記云：

「常熟罷相為四月廿七日，常熟誕辰也。黎明宣入朝，寂無消息，上沖齡就學，職就翁師傅，或持其臂，或以手入懷撫其乳，故常熟在書房廿五年，最為上所親。嘗乞假回虞山省墓，上雖不願其去，不得已，始允一月假。陛辭日，堅與約曰：「下月今日朕與師傅相見於此矣。」

德宗初親政，勵精圖治，而對太后也非常恭謹，那時慈禧頤養於頤和園中，德宗每日親去請安，所有章疏，閱後都封進園中。孝欽雖然並不想放棄實權，然而德宗能够安分守己，不使她下不來台，或者也可以相安無事都不一定。王小航(照)也是變法時的要人，不過他與康梁主張不同的一點就在這裏。他以為光緒帝應該恭承色笑，使太后心裏快活，沒有什麼芥蒂存於心裏，然後再談到慢慢變法，這法子是否行得通，自然也是個問題。不過比較了康梁等一味大吹大擂，使官僚失色，太后驚心的辦法，實在要算是聰明得多了。

傳信錄記德宗接見一位不通的道員的事，十分可笑。於此可見晚清官場已經變成怎麼一種樣子的了。

「王親者，木廠商人也。以入貨助園工，為道員，忽投詞則變矣，薄儀為大阿哥也。」

這以後就來了拳亂了。德宗雖身為天子，其實也只是木偶一枚，說話全無效力，他雖然明知拳匪要禍國殃民，也曾經力爭過，無奈太后主意已定，或者換一句迷信的話說中國與清朝的氣數已定，無可挽回。結果倉皇出走，更有了那一幕珍妃的慘劇。回鑾之後，德宗還時時於囚禁之餘，念珍妃之舊恨，涕泣不能自已，真是可憐極了。

至於孝欽後的來歷，有許多傳說，也十分有趣，王小航方家園雜錄紀事，記其事甚詳，他說，清朝的天下是亡在方家園的。方家園是故都的一條舊巷，慈禧未入宮前由湖南選秀女入宮，即居於該處，而簽定禮位詔書的那位隆裕太后，她的母家也在方家園。傳信錄記了那拉氏的來歷，很像一段神話，然而事出也不為無因：

「孝欽后為葉赫那拉氏，天命朝，大兵定葉赫，頗行威戮，男丁罕免者。部長布揚古臨沒憤言曰：「吾子孫雖存一女子，亦必覆滿州。」以此祖制宮闈不選葉赫氏。孝欽父任湖南副將，卒官，姊妹歸喪，貧甚，幾不能辦裝，舟過青江浦，時吳勤惠公案宰清江，適有故人官副將者，喪舟亦讓河呼，勤惠致賄三百兩(或傳二千兩非也)，將命者誤送孝欽舟，覆命勤惠怒，欲返贖，一暮客曰：「聞舟中為滿洲閩秀，入京選秀女，安知非貴人，盍結好焉，於公或有利。」勤惠從之，且登舟行吊，孝欽感之甚，以名刺置奩具中語妹曰：「吾姊妹他日倘得志，無忘此令也。」既而孝欽得入宮，被寵幸，誕穆宗。妹亦為醇賢親王福晉，誕德宗。孝欽垂簾日，勤惠已任知府，累擢至方面，不數年督四川，勤惠實無他材能，言官屢劾之，皆不聽，莫於位，易名曰惠，猶志前事也。或傳副將嘗繫獄，孝欽以

眷屬入視，故沈少司寇家本召見，太后詢獄中情狀甚悉云。孝欽年七十餘，望之如四十許人，髮無一莖白者，明同治年間李蓮英曾得大何首烏，獻於孝欽，蒸製不如法，融化類粥糜，併汁吸之，相傳千年何首烏九蒸九曬，服之能延年。

關於德宗的死事，最為撲朔迷離，為古今一大疑案。雖然當時人頗多記載，然而欲知其詳，究不可能，據傳信錄所記，則的確可疑之甚：「上天表穆穆，廣額豐下，於法當壽，穎悟好學，有以聖學叩翁師傅者，則以魯鈍對，蓋知太后忌之不敢質言也。上素儉，衣皆經澣濯縫綴，聲色狗馬之好，泊如也。孝欽嗜梨園曲，上不能不預，或傳上善羯鼓，事亦無徵。畏太后甚，上本口吃，遇貴間，益戰栗不能發語。歸自西安，尤憂晦不問事，壽位而已。左右侍奄，俱易以長信心腹，上枯坐無聊，日盤膝一室中。戊申秋，突傳聖躬不豫，徵京外各醫雜治之，請脈時，上以雙手仰置御案，默不出一言，別紙書病狀，陳案間，或有所問，輒大怒，或指為虛損，則尤怒，入診者愈云六脈平和無病也。七月廿一日，日初夕，有大星從西北來，掠屋檣過，其聲如雷，尾長數十丈，光燦燦照庭宇，至東南而隕，都市喧傳紫微星墮，羣訝其不祥，十月初十日上率百僚晨賀太后萬壽，起居注官應侍班，先集於來薰風門外，上步行自南海來，入德昌門，門碑未闕，侍班官窺見上正扶掖肩，以兩足起落作勢，舒筋骨，為拜跪計。須臾忽奉懿旨，皇帝臥病在牀，免率百官行禮，輟侍班，上聞之大慟，時太后病洩數日矣。有謠上者，謂帝聞太后病，有喜色，太后怒曰：「我不能先爾死。」十六日尚書傅良自東陵覆命，直隸提學使傅增湘跪辭，太后就上手攝髮，顧召一巨入見，數語而退，太后神狀，上天顯靈。十八日

則宜正其名。孝欽曰：「古有之乎？」之洞曰：「前明有監國之號，國初有攝政王之名，皆可援以為例。」孝欽曰：「善，可兩用之。」之洞又曰：「皇帝臨御三十年餘，不可使無後，古有兼祧之制，似可仿行。」是時德宗固無恙也。太后默不言，良久目之洞曰：「凡事不必泥古，此事姑從汝請，可即擬旨以進。」策即定，電召奕劻回京，告以謀，奕劻叩頭稱善，遂於十一月（按當作十月）某日頒詔明告天下。袁世凱不預定策之功，自知失勢，偽稱足疾，兩人扶挾入朝。瑜貴妃者，穆宗之妃也。自幼入宮，侍孝欽四十餘年，警敏知書史。凡宮闈文墨，孝欽悉以委之。今上初入宮，孝欽抱以授隆裕曰：「以此兒付汝，以教以養，唯汝之責。」時瑜妃在旁，哭訴曰：「嗣皇既入繼穆宗，先朝經事穆宗者今唯妾在，豈宜以閒人置之？」（按穆宗嬪御，其時非僅瑜妃一人，特瑜妃名位最高耳。）論光緒初年明詔，即今皇帝有子尚當先讓穆宗，太后豈忘之乎？孝欽默然良久曰：「汝言亦大有理，即以嗣皇付汝兩人互相保護，不必執意見也。」瑜妃即長跪叩頭謝恩，徧呼宮人而告之曰：「頃太后所言，汝等皆聞之乎？」則皆對曰：「聞之矣。」已而今上登極，封皇后為皇太后，不及妃。

。妃大恚，召奕劻至宮，指其名而罵之，曰：「非助，今日召汝非他，予死守至今，未即從殺皇帝于地下者，正為今日，太后臨崩以嗣君付我及皇后兩人，宮中莫不聞之，今若此，將置我于何地！」奕劻謀于監國，乃封為貴妃以慰之，妃終快快。後孝欽安奉山陵，宮人皆送喪，事畢，妃與拘妃守陵，堅不還宮。攝政王遣使勸慰百端，乃歸。

德宗諸姪最親者以溥儀為長，恭親王之孫也。庚子廢溥儀，即有繼統之望。其姑封固倫公主，孝欽推為己女，早寡，居宮中為之內援，又結載

慶親王奕劻奉太后命往普陀谷視壽宮，二十一日始返命，或曰有意出之。十九日禁門增兵衛，檢出入，伺察非常，諸奄出東華門淨髮，昌言駕崩矣。次日寂無聞，午後傳宮中教養醇王監國之諭，廿一日皇后始省上于慶宮，不知何時氣絕矣。哭而出，奔告太后，長歎而已，以吉祥輻昇帝屍，出西苑門，入西華門，吉祥輻者，似御輦而長，專備載大行，若古之輜輶車也。皇后被髮，羣奄執香，哭隨之。甫至乾清宮，有侍奄馳告太后病危，皇后率諸奄踉蹌回西苑，李蓮英詣帝屍委殿中，意良不忍，語小奄曰，查先驗乎？乃草草舉而納諸梓宮。時禮部持祭儀備注入東華門，門者拒不納，迨回部具文書來，乃入乾清門，則殮事久畢矣。故事，皇帝即位數年，即營壽兆，上御宇三十四年，竟無敢議及者。鼎湖既升，始命溥儀卜地，西陵附近舊有絕龍塔，孝欽曾指以賜醇親王為園經，嗣乃置之，至是倉卒擇吉擇不得，欲用之，改名九龍。有謂自世祖至德宗，恰九世，疑于數終，似不祥，遂定名金龍，上尊號曰崇陵。逾年三月十二日，奉移梓宮於去陵六里之梁格莊暫安殿，以時致祭焉。帝崩之明日，太后乃崩。

慈禧后則後光緒一日而死，遂其一「我不能死在他前頭」之願。兩宮上賓以後嗣君的計劃，袁世凱的排斥，可由胡思敬的國聞備乘裏窺知一二：「孝欽病危，張之洞請定大計，孝欽領之。翼日出奔助勘易州陵工，密召世續及之洞入內諭以立今上為穆宗嗣。今上親王載灃子也，生四年（按當作三年矣），視德宗嗣位時尤弱。國難方殷，連三世臨以幼主，世續之洞恐皇后再出垂簾，因合辭奏曰：「國有長君，社稷之福，不如徑立載灃。」孝欽默然曰：「卿言誠是，然不為穆宗立後，終無以對死者。今立溥儀，仍令載灃主持國政，是公義私情兩無所損也。」之洞曰：「載灃以為外援，曰：「事咸當實與共。」孝欽之定策也，載灃叩頭力辭。太后叱之曰：「此何時而講謙讓，真奴才也！」徐謂之曰：「汝恐一人之力不能勝任，溥儀最親，可引以為助。」溥儀聞之大喜，私冀當得政權。及遺詔下，只言國事皆聽攝政王主持，不及已，大失望，趨入樞廷，大罵張之洞曰：「大行皇太后臨崩，命我助攝政王，此顧命也。今詔中略不一及，是安可用？當別換之。」之洞曰：「凡在廷臣子皆當為攝政王之助，豈得以此入詔？且太后彌留之際，之洞在側，實不聞此言。」溥儀頓足大哭，徧罵諸軍機。之洞僅避之，不與校。越數日，溥儀忽傳旨詣內務府，有所指揮，自言太后令已總理內外喪事。內務府大臣奎俊疑之，密啓監國，監國聞有口傳懿旨，大懼，急邀奕劻入見隆裕，言溥儀悖狀，遂降旨言，自皇帝以下皆當服從攝政王命令，溥儀始不敢逞。後載灃攝政不一年，兩福晉兩弟及溥儀善著之徒，同起濁亂朝政，國人悔失溥儀，然溥儀當爭位時，親向載灃屈膝，又因私厭與福晉不和，憤極持刀自刎幾死，亦屬傾覆之才。國統再絕而家無令子，識者早知其必有亂矣。

德宗先孝欽一日崩，天下事未有如是之巧。外間紛傳李蓮英與孝欽有密謀。余備詢內廷人員，皆畏罪不敢言，然孝親病殆逾年，祇不肯宣，德宗稍不適，則張皇求醫，詔告天下，惟恐人之不知。陸潤庠嘗入內請脈，出語人曰：「皇上本無病，即有病亦肝鬱耳，意稍順當自愈，藥何力焉？」迨奕劻薦商部郎中力鈞入宮，進力劑，遂泄瀉不止。次日鈞再入視，上怒視之，不敢言。鈞遂托病不往，謂恐他日加以大逆之名，實已以謝天下也。當孝欽臨危定策時，德宗尚在，而大臣不以為非。既立今上稱變號，次日又詔各省疆臣保薦名醫，其矛盾可笑如此。」（接以上四節均見卷三）

。變號之命，在宣布德宗遺詔以溥儀為嗣皇帝後，以孝欽之名義行之，並非稱自德宗生前。

至於袁世凱的去官，當事人的趙炳麟御史所記尤詳盡有致。因為他就是力參袁世凱去官的人：

「德宗夙負大志，自戊戌新政之驟，幽閉瀛臺，抑鬱無所發舒，病瘵數年。當是時，慶親王奕劻掌軍機，專政，貪袁世凱之賄，引入軍機以為已助。張之洞那桐亦同在政府。世凱機警宣權術，而以戊戌政變，與德宗若仇敵。會陝甘總督升允，疏劾奕劻袁世凱「假立憲為名，劫制政權，凌逼主上，是以皇上目瞶心傷，憂鬱愈甚，敢怒不敢言。若不去奕劻袁世凱，皇上之病必不起，因大清之憂，抑中國之憂。」等語。德宗欲下其奏，孝欽曰：「狂言也。」寢之。德宗病更甚。後復不能行坐。言官中有請以宣宗之後長者賢者入侍左右，以固根本，孝欽乃召醇親王載灃子入宮，立為皇子，年方三歲。孝欽忽病劇，世凱及太監李蓮英等惻惻懼孝欽先德宗逝，禍且不測，（按如王小航「方家園雜詠記事」所云，李蓮英會暗中保護德宗。）未幾德宗遽崩，孝欽懿旨以皇子及位。太皇太后訓政。醇親王載灃攝政。未幾皇太后亦崩。」（或謂孝欽病急時，太監稱孝欽旨，告德宗曰：「皇上病甚，心當明白，皇上衣上之鈕皆金製也。」及德宗崩，衣上少一鈕。斧聲燭影，天下疑之。）

德宗之崩也，內外噴噴。度支部尚書載澤素親德宗，密謂攝政王載灃曰：「昔晉趙盾不能討弑君之賊，史書趙盾弑其君。今大行皇帝之事，天下稱冤，皇上年幼，爾攝政，其毋自貽伊戚。」載澤大感動。會給事中陳田御史趙炳麟上書劾袁世凱，遂以足疾歸。

記聯聖方地山

邱艾簡

揚州方地山，名爾謙，一字無隅，幼與弟澤山俱以文名；光緒十一年乙酉，與弟同游泮水，

，有四面佛亭子，需森即以四面佛亭子為題，命先生屬聯，先生遵命，乃作聯曰：

「面面皆空，佛也須靠背！」

「高高在上，人到此回頭！」

時先生年十四，澤山年方十三，越四年己丑，再同赴鄉試，榜發，澤山得第一名，先生則中副榜，官役馳赴揚州方宅報喜，入門，見兩童嬉於庭前，共作踢毽子戲，詢之，即先生兄弟也！時揚人皆以十七八齡童舉於鄉為難得，尤以澤山得中解元為美談，蓋澤山是年僅十七，若以西洋歷計算，纔十六耳！

澤山名爾咸，又號无爭，入民國會官兩淮鹽運使，先生則從未服官，雖以科甲不如弟，而文名則澤山迥不如兄。

先生幼即聰慧異常兒，是以極得堂上歡，十歲舉五經，屬文能數千字，尤善屬聯，信口而出，皆成妙句，母稍修飾，殆由天授。父需森，同治丁卯科舉人，亦揚州老名士山。光緒丙戌春，赴官溧陽教諭，攜先生兄弟之任所，以便督課，道經鎮江，遊焦山，先生亦隨侍父側，至焦山頂

名號不用，僅署「大方」兩字，即與家人信札，

及長，更狂放不羈，每作詩文聯語，紙屏棄人驚佩不置也！

岳王風骨魯王神！

古今月刊 (第七期) 記聯聖方地山

（江）春霖在台，彈劾不避權貴，時有朝陽鳴鳳之目，嘗於是年九月九日勅慶親王奕劻袁世凱朋比為奸，殃民禍國。（按「梅陽江侍御奏議」此日所上之摺係專劾世凱權勢太重，略及奕劻送世凱聯去辭署名，以證其交通親貴，重灼一時。）德宗見疏，痛哭流涕，而以孝欽故留中不敢發。至是春霖復言：世凱雖去，奕劻尚留，打草驚蛇，縱虎還山，為禍更急。攝政王召見嘉納之。

炳麟以世凱雖罷，而朝廷布置太疏，必有後患，上書陳孤危情形。攝政王召見，謂曰：「爾言關係極重，究應如何布置？」炳麟對曰：「世凱罷官而罪名不著，天下疑攝政王排漢，奸人搆之，使民解體，為患滋大，當宣布德宗手詔，明正世凱之罪，驅逐奕劻，以清內奸；任張之洞獨相，以重漢人之權；起岑春煊典禁衛軍，鞏固根本；召康有為安維峻鄭孝胥張謇湯壽潛趙啓霖授皇帝讀，並為攝政王顧問，以收海內物望；實行立憲，大赦黨人，示天下以為公。」攝政王首肯者再，旋召見張之洞商榷。之洞與岑春煊有為皆不合，力保奕劻持重宜加信用，非彼不能鎮安皇室，炳麟所奏多紛更之不可用，讓遂寢。當是時，之洞督辦川粵漢鐵路，廣西人覃兆勳為川粵漢鐵路文案，居之洞家。之洞遣兆勳警告炳麟曰：「張中堂以我與君同鄉，特囑傳語。今日君所面奏，中堂極不謂然，已於召對時逐條面駁。人生難得清名，毋為人誤云云。」自是以後，攝政王不召見小臣矣。

雖然這一世英雄的袁世凱，歸隱河南，可是他終久不是長久隱居的人物，一等再起，就把清代的江山給傾覆了。據說只有孝欽後一個人，能够使人有些兒怕懼。所以慈禧一死，他就可以放胆作去了。所以說清運之終在光緒慈禧之死，是也不為過的。

本真不如此，人亦遂以「大方」呼之而不名。

項城富國時，延為西席，使謀諸公子，鼎革

後，項城任總統，擬請先生出長江蘇，藉酬其勞

，先生辭謝不受，曰：「大方不善為政事，能以

詩酒終老京華，於願足矣！」其狷介有如此者。

項城笑謝之，特以家製佳餚宴先生於私宅，先生

即席以聯答項城曰：

「出有車，食有魚，多謝孟嘗能客我。」

「金未盡，妻未做，今年蘇季不還家。」

先生於項城諸子中，與寒雲最相得，迨寒雲窮病死，先生哭之慟，為奔走營葬事，並親書「寒雲之墓」之碑，為樹墓前。民二十三年，艾簡赴沽上謁先生，談及寒雲時，先生猶老淚縱橫不已。師弟當年相處之得，可以概見！

善作書，先從漢魏入手，迨後即別成一家，字跡古拙娟秀可喜，人皆以得片紙隻字為榮，然書名終為聯名所掩，蓋先生以聯名聞於世者久。

華北人士羣奉為「聯聖」焉！尤善於聯內嵌字，工穩異常，天衣無縫。艾簡往年旅居天津時，蒙時賜屏條聯語甚夥，惜於事變時損失殆盡，現僅餘「杭大宗破銅爛鐵。」「金冬心水墨雲山。」一聯矣。

後遷居沽上，有姬九人，乃質一胡同，適有十宅，先生與姬各據一宅，而於胡同外題「大方家」三字，殊風趣異常。

居沽上之明年，澤山病歿於揚州，先生得耗，哭甚哀，緣澤山於病中曾有長函致先生，且邀返揚一走，而先生當時適有事囑於津，未能即時歸里視澤山，迨澤山歿後，家人又份以析產相求，先生對此尤感心傷，大哭挽澤山聯曰：

「君無難為弟，我真難為兄，豈獨當時科舉？」

「生未及同居，死不及同穴，可憐最後家聯成，覺意猶未竟也，更再挽以聯：

「析產亦難言，祖遺本少。」

「合居更不易，君死安歸？」

從字裏行間，可見先生當時內心之沉痛為如何也！

善鑑古泉，真偽立辨，收藏極富，更無一贗品，先生平日不事家人生產，而家中食指日增，故晚年經濟時感拮据，然雖至貧不能炊，猶不肯輕售一錢，每至釜無一粒米時，輒攜長孫赴飯館小酌，館主人見先生之降臨也，倍極歡迎，招待

甚殷，良以當時沽上風，無論大小公司、商店、飯館、旅舍，開幕前，率以店名乞先生賜書聯語，而以店名嵌其中，或集古書，或用成語，而又與商店所經營業務相吻合，雅而不俗，故沽上各商店，率以得先生書聯為榮，先生性情和悅，每有人求，輒無不應，是以飯館主人見先生光降，必殷情招待，而臨行時更不敢受值也。

民國二十四年春，艾簡率眷自平南歸就業，過津時，特詣先生處問安，時先生精神猶極矍鑠，談論古今，談鋒頗健，雖至深夜，仍無倦容，並出示古泉近千枚，謂某也漢，某也魏，某也唐宋，某也以小洋四角得諸地攤者，某也以廢報紙三斤易諸收舊貨者，某也舉世僅有共三，而老夫占有一焉，言下意殊自得。更娓娓道當年與先夫父幼年同窗入泮鄉試等舊事，更笑語內子壽儀曰：「我當日從汝曾祖之受業也，汝父猶在襁褓，瞬已五十餘年，而汝亦將為人母矣！明年得甯兒，幸毋忘以紅蛋見餽也。」吾鄉俗，人家生子，率以鴨蛋染紅色以分贈親友，熟料翌年艾簡果得子，而先生已先三月遽歸道山矣！惜哉！

先生廣豐頤，方面大耳，人皆以為大壽之徵，有子三：一出繼澤山，頭一年尚幼，其一服務

香港戰事日擊記 (下)

靜塵

十二月八日上午八點多鐘，我忽然給砰砰的兩聲巨響和鳴……鳴的空襲警報聲所驚醒。下意識地覺得今天的空襲警報比往常防空演習時的空襲警報聲來得急促而且悲慘，似乎可怕的命運已經迫在眼前了。但是我跑出陽台去向天空張望，只見灰沉沉的天空像一片冷透了的大鉛版，沒有光彩也沒有白雲，靜悄悄地壓在頭上；沒有飛機的蹤影，也沒有高射砲的煙雲。這時候警報停了，整個香港和九龍依然沉沉地蜷伏在海邊。

馬路上的電車公共汽車照常往來往行駛，挑担的，賣菜的，做工的，還是平平靜靜在路上走動，看他們頭也不抬的神氣，似乎外面還是太平無事。

的確的，一般居住在香港的人，他們之中至少百分之九十九不相信英美日之間會發生戰爭，不相信香港會有戰爭。在他們可憐幼稚的腦海裏，總以為英美日之間不會真的打起來。「要打早就打了！」這是一般比較有時局常識的人的說法，至於那些給香港的太平洋景象迷昏了心竅的人

於天津中國銀行者，性嗜賭，每月所入，悉以償賭債，以致不能上養老父，先生則恃賣文資聯以維持晚年生活，環境愈劣，日益潦倒，此一代聯聖，竟於民國二十五年，以微恙歿於沽上，享年僅六十有五，晚境亦苦矣哉！

先生平生作聯極富，前後五十年，數殆以萬計。居沽上，每一聯成，報紙即爭載，艾簡往年亦曾有手抄本，於事變時燬於炮火，殊足可惜！茲篇所述，僅就先生幼年所作，及外間所不經見者，搜得數則，他苦不能記憶矣！

先生作聯尤以歇後語或為最精絕，茲記其一，以終是篇。先生幼曾賦一妓名「來福」，定情夕，來福自檀臺中出泥金短聯一對，乞先生賜書，先生時已被酒，意微醺，乃乘興為書「人皆惠然肯。」「我亦自求多。」其微妙精緻處，讀者自能作會心微笑也！

古今合訂本
第一冊
業已出版·每冊拾伍元

港像滾水似的騰沸起來了！

他們簡直強詞奪理地認定：「香港不會打」，「日本不會打香港」。在他們頑固盲目的頭腦裏，好像誰給了他們保證似的，戰神決不會駕臨到香港來。所以到日本飛機飛到了頭上，大家還以為是白晝防空演習。

許多有錢的香港人，他們對於戰爭既有另一種看法，他們對於萬一發生戰事時的「逃難」問題，也別有打算。在他們以為：只要口袋裏有錢，日本人倘然真的打香港，儘可坐飛機飛到馬尼刺，星加坡，澳洲甚至美國去，（歐戰爆發時會有不少人飛到馬尼刺去。）至少也可以趁船逃到澳門。他們的中心觀念似乎只有一個：有錢萬事通，所以他們對於時局，好像一向打定「山人自有道理」的主意，認定不足為慮。當日本飛機飛到九龍啟德機場投彈轟炸時，那些有錢的老爺爺太太小姐們正在溫暖的被窩裏做他們的白日醜夢，誰也沒有準備，誰也不去打算。

但是戰爭到底來了。差不多將近正午，全香

戰事初起那兩天，香港聽不到槍聲和砲聲，所以一般人對於戰事還感覺不到如何樣子的可怕。大家只是亂七八糟地奔跑，亂七八糟地搬家，（但是搬來搬去總搬不出香港。）同時九龍與香港之間的海上交通早已宣告斷絕，雖然也有一些向港政府領有通行證的人仍可在尖沙嘴碼頭來去，更有許多從九龍僱了小船冒險偷到對岸來的，但港九兩方面的消息，却是十分隔閡，因此住在香港的人只有一種感覺，即是九龍比香港不安全。除此之外，許多人對於戰事簡直毫無所知，因此謠言四起，使騰沸的香港更顯得混亂無比。以後幾天，全香港的人差不多只有逃警報，聽飛機，看看並無實在消息的報紙，談談山海經；但是逃警報逃的次數多了，大家覺得非常厭倦，而且日本的飛機一天到晚在頭上飛，要高就高，要低就低，這架去了那架來，一次警報剛好解除，第二次警報又發出來了，有時候甚至正當解除警報聲在空中鳴……嗚嗚嗚時，日本飛機又在頭上出現，弄得發警報的人趕快改發緊急警報也來不及，逃的人有些人還沒有擠出防空洞，洞外

的人又給警報嚇得擠進去，亂七八糟，避不勝避。所以後來警報發出，逃的人索性不逃，防空員也不再干涉路上的行人，日本飛機在天上飛，全香港的人照常在地上走路的走路，趕車的趕車，飲茶的飲茶，吃飯的吃飯，兩下裏「五不侵犯」，到也大家省事。至於每天報紙上的消息，除重慶中央社的電訊，略提到一點關於東江方面重慶一部份隊伍的向日軍出擊的消息之外，本港方面的戰事消息，則全由英政府的遠東情報局發表，情報局裏的辦事人既無新聞知識，加以他們自己也不曉得戰事進行到底怎樣。所以發出來的全是一些空話和假話。看報的人就憑了那些空話假話去推測，去想像，所得的結論，自然是莫明其妙。

十日以後，香港已可聽見來自九龍的隆隆大砲聲，並且日本軍艦上的大砲，也與香港山上的大砲開始互轟了。大砲聲和飛機聲交織成一片戰時香港的交響曲，託在這孤島上的近百萬小市民，對戰局前途越來越悲哀，馬路上的秩序，也一天混亂一天。十一晚上，情報局忽然發出一個論軍已抵香港邊境的消息，接着還說侵入九龍的日軍已抵香港邊境的消息，已在港中。第二天報的怪事，在香港戰爭中，民族的恩怨表白得最清楚沒有了。

但是港督沒有投降，這真使大家絕望透了。經過了廿四小時的靜寂（那是日軍要求港督考慮投降的時間），轟隆轟隆的砲聲又從清早響到夜晚，飛機的馬達聲，也無時無刻不在天空裏迴繞。銅鑼灣的汽油池中中了日軍的砲彈，電燈廠也成了日軍砲火射擊的標的，一股濃厚的黑煙像不散的烏雲一樣罩住了半壁天空，雖然天氣晴朗，陽光却已失色，整天像黃昏一樣黯淡，只有正午時候，我們才可從黑煙裏望見掛在天際的一輪太陽，灰黃黑的一團，如同日蝕一般。

砲聲愈來愈緊迫，在十六、十七、十八三日之間，日軍開始向香港幾個軍事要點登陸了，敵前登陸在戰事上當然是件最不容易的事，尤其像香港這麼一個四週鐵絲網密佈的地方。但是事實完全與想像相反，日軍非但很容易在香港登陸，而且登陸以後就生了根，發展得極快，所以到十一月廿五日——聖誕節，英國軍隊終於在退無可退的情勢下，豎起白旗向日軍投降了。

英國軍隊的作戰說來真是極有趣的事。據我

上登出了這個消息，香港的人心果然安定不少，九龍的砲聲，真的也逐漸稀少了。到十二晚上，暗空裏簡直鴉雀無聲，雖然從九龍方面還有偶然的幾聲步槍聲和機關槍聲可以很清楚地聽到，但這點疎疎落落的槍聲較之前兩天的砲火連天，真像沒有了戰事一樣的平靜，所以這天晚上大家都安安穩穩睡過了開戰以來最平靜的一夜。誰知第二天還沒有黑，九龍失守的消息已由官方正式發表了。十二晚上的一夜平靜原來是英軍全部退出後，九龍已成爲死市般的靜寂，這真使每一個香港人自己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和眼睛，拿起報紙，大家都目瞪口呆了。

九龍的失守對於香港人精神上的打擊誠然非小。說來也真够悲哀，九龍半島的面積，比香港不知要大幾多倍，而且這個半島與大陸相聯的地方，山密起伏；日本軍隊打進來，英國兵大可憑險而守，縱使日軍數目較英國軍隊多，但英軍既有天險可憑，又有人爲的防禦工事可守，何致在四天之內，便把整個九龍完全放棄，退到香港來守這孤島？

親眼所見，有三件事是值得在這裏特別提出來向世人介紹的。有三個英軍，守着一架高射機關槍。日本飛機終日在天上飛，可是這架機關槍却打了瞌睡，沒有一點聲響。第二天下午，日軍的砲火開得正猛烈，三個之中的一個英軍，忽然肩膀上中了流彈，鮮紅的血從他草綠色羊毛衫裏滲出來。於是兩個未受傷的兵士慌了手足，一個把他抱住，一個到馬路上來僱人力車，可是這時候馬路上行人稀疎，人力車早已絕了跡，他僱不到人力車，却在路邊找着一輛空車，於是他拉起車子，拉到機關槍旁邊，給他受傷的同伴坐上，丟下了機關槍，一個拉一個推的管自去了，留下那架機關槍，到第三天就消失了蹤影。這是一件事。

在一座築在三叉路口的水泥鋼骨堡壘裏，也有四個英軍守在那裏，不過他們僅守白天，不守夜晚，所以白天是英軍的陣地，晚上却變了日軍的前哨，次日早晨日軍退去，四個英軍又帶了一架機關槍大搖大擺地來防守了，這樣差不多繼續了三四天，到廿五日英軍投降那天，才不見這四位仁兄大人的蹤跡。

四個英軍整天在堡壘裏沒事做，當然十分無

們的情報處一再發出英軍決心抵抗到底的消息，山上的大砲，也不斷對着九龍日軍的陣地轟擊。而日軍的對策也頗奇妙，十三那天，日本飛機整日在香港天空飛，此去彼來，沒有一刻間斷，直闖得全港的人只好一天到晚躲入防空洞，弄得個個面無人色。等到十四日（也許是十五吧，日子記不清了）正午，忽然九龍有一艘渡輪開來，上豎白旗。輪上來的除港督府秘書夫人外，還有兩個日本軍官，他們帶來了給香港總督的哀的美敦書，要求港督楊慕琦在二十四小時內，向日軍投降。

消息傳來，全香港的人都情不自禁地高興起來，以爲這一下戰爭總可結束，性命得能保全了。原因是這時候被困在香港的人，確實誰都懷有一顆絕望的悲哀之心，因爲近百萬大擁在這一個孤立海中的小島上，炸彈砲彈整天整晚在頭上飛，逃既沒法逃，躲又不能躲，每一個人都只得坐以待斃，那樣的況味實在令人難受。再加英國人平時對付中國人說得好聽點是不大平等，說得難聽點比豬狗不如，所以大難臨頭，誰都祇想英國軍隊早點投降了事。殖民地民衆能夠幫助他們的領袖來抵抗外國的侵略，是極大的勇氣。

可是這巧那時候堡壘附近一帶的「鹹水湖」（專接外國兵士的公娼）也都失了業，她們之中胆大的就打扮得花枝招展地跑到堡壘裏來與英軍尋開心，於是「英雄」「美人」，就在堡壘裏胡天胡帝，有說有笑。引得過路人睜着倦眼貯足而觀，倒把死沉沉的一條馬路，頻添了無限「生氣」。這又是一件事。

第三件事我看見大約在十二月二十日左右，地點就在銅鑼灣。那時候北角方面登陸日軍逐步向前推進，前哨已經到了銅鑼灣的那一頭，而這頭却仍有英軍三四名駐守着，英日兩軍隔了一個小小的海灣互相對壘，可是都沒有開槍，非武裝的中國人，照舊可以自由往來，兩方面都不干涉。大家我行我素，各不侵犯，更有興趣的是守在銅鑼灣馬路中心的英軍，兩三個人躺在地上陪機關槍睡覺，一個立着站崗的却把背面向伏在小海灣那一頭民房邊的日軍。看樣子這位英國丘八倒是一個奉行「眼不見爲淨」主義的忠實信徒。

從上面所舉的三樁小事裏，我們當可概見英國軍隊作戰時的奇妙之一斑了。所以香港英軍直到十月廿五日投降倒不是因爲英國軍隊的善於節節抵抗，使登陸日軍難以推進，却是日軍理

擊打，不願浪費他們自己的一兵一卒，並且似乎也很想給英國人一點在倫敦下院裏辯論戰局的面子，好讓邱吉爾或什麼人高高站在台上，向台下人痛哭流涕地演講香港英軍的堅決抵抗，到後來因為「彈盡糧絕」，才只好投降！

然而英國軍隊這樣的「堅持抵抗」，却苦了成千成萬的香港小市民。在英國軍隊拖延抗戰的那幾天，電燈沒有了，自來水管給砲火轟斷了，大家沒有光亮也找不到水喝，人心陷於極度的混亂和恐慌。同時潛伏着的地痞流氓，又蠢蠢然乘機出來搗亂了。

這也是英國人的自作自受。在平時，帝國主義者對殖民地民族不施教育，不予絲毫經濟發展的機會，為的是要養成一大批無知識的貧窮者，給他們做奴隸。可是除奴隸以外，又養成了一批無惡不作的地痞流氓，這些流氓在「太平盛世」統治者還有力量統治這個地方時，他們專靠偷盜拐騙，欺詐強索來營生，成為社會的毒賊，一旦欣逢亂世，看見統治者的命運危在旦夕時，他們便四出蠢動，想做一做時勢英雄了。

流氓在香港的數量實在多，這是因為香港的

失業者多，香港一般職業的工人店員的待遇，也苦得同失業差不多的緣故。這些人不做流氓，也自然而然與流氓為伍，成了「準流氓」。這批流氓平時在英國的嚴密壓制下，雖然不能猖獗，但他們有着極強大的秘密組織，潛伏在下層階級之中。現在香港的戰事越來越緊迫，英國人的統治力顯然十分衰弱了，他們自然要乘機起來，一面做佈謠言，一面向民間勒索，一面又準備動手搶劫了。於是全香港人心惶惶，不可終日，大家看見了上門來勒索「保護費」的流氓發抖，香港政府對於他們的非法活動，也感到束手無策。不過很快的，對於這些流氓，港政府也出了一個極巧妙的應付方法，他們——政府當局一面以恐怖手段殺幾個公然勒索的流氓給大家看，一面則濫招所謂「防空員」，只要是一個男人，每天早上到防空機關裏去簽一個名字，領一張臂章（後來連臂章也不發了），名義上做了一個「防空員」，不管你躲在防空詞裏也好，睡在家裏也好，到下午四五點鐘就可以到指定的機關裏去領二元港幣的薪水。這樣，流氓，地痞，失業者，叫化子，凡是想拿兩塊錢的都成了堆料氣昂昂的防空人員，本來打算「造反」的流氓，果然從此

「安分守己」，不再出來趁火打劫了。但是流氓雖然壓平，對於一步步迫近來的日本軍，英國人始終無法可想。十二月廿五日午四點鐘總督府的屋頂上豎起了白旗，大英帝國在香港的命運就此告終。算起來，英國人自從佔領香港到失掉香港，足足經過一百年！這一百年是大英帝國擁有她最光榮最燦爛的全盛時代，但是這一百年在歷史上畢竟太短促了！短促得有如曇花一現！

編輯後記

編者

本期因為篇幅關係，編輯後記不得不從略，只想介紹幾篇文章。五代十六國史事，世稱最難鉤稽，而趣味亦特濃，「龍堆再拾」乃敘南唐後主故事，令人對這位悲劇帝王兼大詞人寄無限之同情。鄭孝胥不獨以書法名世，即吟咏亦為闢派祭酒，惜為其書名所掩。「海藏樓詩的全貌」即為介紹其作品之作。近年天災人禍，人死的機會太多了，紀果庵先生論「從容就死」，殊有深味。柳雨生先生以粵人論粵茶，當有特殊的見地。「光緒帝與那拉后」一文，雖非珍貴材料，却可作一段宮闈慘史讀。餘如「四庫瑣語」，記「聯聖方地山」，「香港戰事日擊記」，也均是可讀的文章。

介紹上海四大日報

中華日報
社址：上海北河南路五十九號

國民新聞
社址：上海靜安寺路一九二六號

新中國報
社址：上海河南路三百〇八號

平報
社址：上海四馬路四三六號

介紹南京兩大報

中報

社址南京朱雀路

時代晚報

電話 二二五九五 二二五九八

館址 朱遜 朱雀路 井